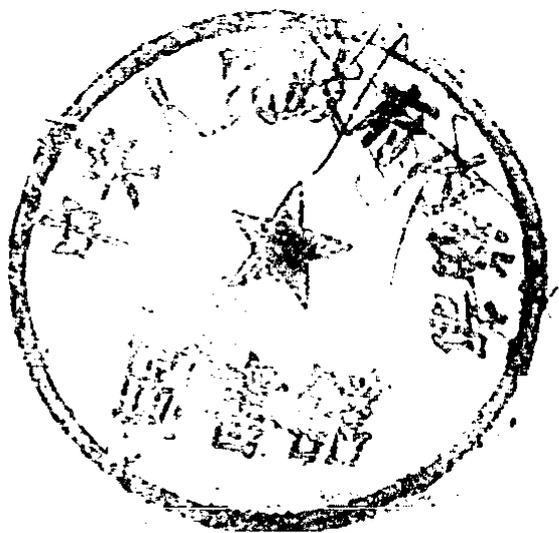


時代叢書

西班牙動亂與國際

姚千里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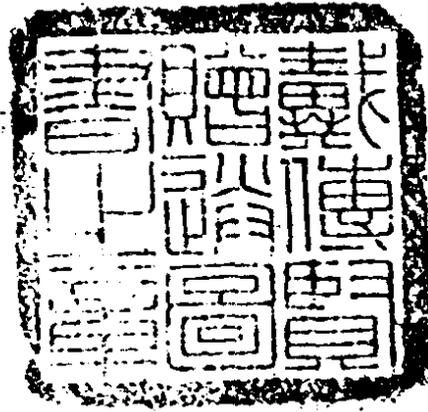
正中書局印行

706.1283
994
2

706.1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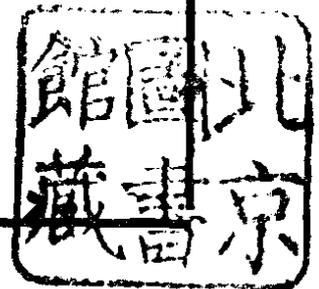
時代叢書
西班牙動亂與國際

姚千里編著



3 0661 2791 5

正中書局印行



82231

第一章 導言

自七月廿七日西班牙菲屬摩洛哥的駐軍叛變以來，這個昔曾稱雄海上，而後又被人不注意的國家，便又時時出現於人們的談吐之間。報章雜誌不斷地用廣大的篇幅記載戰事的經過情形，而關心世事的人們更留心着注意該地事態的演變。現在叛軍似已顯佔優勢，首都馬德里并已危在旦夕，惟叛軍暫時之勝利，是因爲得着德、意、葡各國積極的幫助，而非其本國人民的擁戴所致。自從蘇俄提出不受干涉協定的拘束之後，國際情形已起了大變化，那由於藉外力幫助而才得勝利的叛軍，當其對方政府軍亦可以得到外力的資助時，是否能勝利到底，已經成爲問題。而國際風雲之險惡，尤使人觸目驚心。觀於德、意兩國過去談判的經過，日、德、日、意協定的成

立，英、法立場的示明及俄代表所發表的言論，則世界大戰之爆發，恐怕不免要以西班牙的內爭爲導火線哩。

爲明瞭西班牙此次動亂的原因，以及複雜錯綜的國際關係，我們不能不將其歷史的演進，社會一般的情形，及共和成立以後，左右政黨的衝突經過和勞動大眾的生活狀況及其希望，以及國際間左右分化的日趨極端，概爲分段略述，以便對於此次的動亂得着一個較爲明白的概
念。

第二章 種族的來源及歷史的沿革

(一)自叛軍舉事以來，前後數月的戰爭經過中，不管是屬於右派的貴族子弟，抑屬於左派的勞動大眾，其勇敢赴戰以及視死如歸的精神，兩者之間實不相多讓，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到底爲甚麼有這樣的情形？爲甚麼西班牙人那樣不怕死？這固然有其社會的背景和思想上的作用，然而血族的來源，地理和傳統多少也不無關係吧。

西班牙處於歐洲西南的極端，占伊白里加半島的大部。北臨比斯開灣 (Bay of Biscay)，東南瀕地中海，比里納奧斯山脈 (Pyrenees) 橫貫於地中海與大西洋之間，遂使該國與歐洲大陸劃分爲二。由於這綿延的山脈之阻隔，不僅大陸與半島之交通受其阻礙，即歐洲大陸文化之輸進，亦不免受其影響。反之，西班牙和非洲北部則相隔僅一狹小海峽，彼此風物，對岸可見，一

葉小舟，即可橫渡，故自昔交通即甚頻繁，而氣候地質亦多類似，所以西班牙實一歐、非參半的國家，其氣候地理如是，即種族、風習和文化亦莫不如是。

(二) 西班牙因地近北非，故氣候溫暖，物產豐茂，所以在狩獵時代各地民族即已紛紛移住該處。其最初住在該半島上面的為伊伯洛族 (Iberos)，再後為色爾達族 (Celts)，威尼斯人、希臘人，隨後又有加達希尼人 (Carthaginians)、羅馬人、哥獨人 (Goths) 等侵入，而在第八世紀至十五世紀末葉之間，又為菲洲的摩爾人所佔領。故其種族之複雜特甚於他國，而風習文化亦稍異於他邦。但因羅馬人入據時間頗長，而羅馬文化亦較高於他族，故西班牙人言語、習慣，大部近於羅馬人，所以史家把西班牙歸入於拉丁系。可是我們知道西班牙也曾一度被其他一族的摩爾人所長久佔據，故其文化，又別開生面。總之，西班牙人所受於羅馬族及摩爾族的影響最深，而其種族則當為高加索種，或印度歐羅巴 (包含伊伯洛族、色爾達族、拉丁族、希臘族以及哥獨族等)，及塞米特哥人 (Semiticos，即阿拉伯人或猶太人) 所混合而成的後裔，所以西班牙人具有東方人深厚的情感，菲洲人熱狂的性格，和歐洲人冒險的精神。西班牙人的敢於作戰

及視死如歸的精神，和上面三種遺傳的性格，多少是有若干關係的。

(三)當紀元前二世紀到五世紀之間，西班牙受着羅馬人的統治，那時候羅馬人於半島上廣設學校，改革政制，因此，西班牙的言語，風習均已羅馬化。隨後羅馬帝國衰微，北方的蠻族維西哥獨人即乘機侵入，然因其文化較低，故仍沿習羅馬人的文教。迨至第八世紀初葉，非洲的摩爾人渡海來襲，不久西國全境即被佔領殆盡，其時所餘者僅北都一二省份而已。然西班牙人爲恢復國土起見，曾先後起而反抗，鬪爭綿延至七世紀之久。直到一四九二年才把摩爾人從其最後的根據地格蘭那大(Granada)完全逐出，而完成了西班牙全國的統一。故至今西班牙各處，尙留有摩爾人的風俗習慣，而尤以南部各省爲最，格蘭那大及哥多伐(Cordova)等地不僅好多風習尙殘留着摩爾人氣味，而摩爾人所遺留下的各大寺院和市街，更爲藝術上不滅的珍品。

西班牙人自把摩爾人驅逐出境之後，即由基督教徒起而執政，這時候國勢大振，航海事業亦極發達，而在哥倫布發見新大陸以後，更促起西班牙人殖民海外之野心，故此後一二百年間其殖民地遂遍於美非各洲，而且伸長至於菲律賓羣島。從殖民地之開拓以及海上霸權之執掌，

遂使西班牙國富驟增，因而養成了一般人民驕矜懶惰之惡習。因為那種從殖民地艦載歸來，源源不絕的黃金和白銀，都係他們毫不費力掠奪而來的。

由於一般人民染成的惡習，更因菲立第二（Felipe II, 1556—98）的專制和頑固，以及種種黷武之戰爭，遂使西班牙國力日就消沈。在菲立第二的晚年時代國勢已經大不如前，及至十七世紀一世紀中，更有江河日下之勢。

一七〇〇年加洛斯第二（Carlos II, 1665—1700）去世，因無子女兄弟，故遺囑以其外甥菲立第五（Felipe V, 1700—46，係魯易十四之孫）承繼，這是波爾本王族入統西班牙之始。惟其時英、德兩國因懼法國勢力極端膨脹，遂組織大同盟，要求以加洛斯第二之另一外甥奧大利大公加洛斯（Carlos de Austria，即後來德國皇帝加洛斯第六）入繼西班牙王位，兩不相下，於是便爆發所謂王位繼承的戰爭。這戰爭延長十餘載（1700—14），直到英、法兩方講好條件，實行妥協，把西班牙的許多土地分割為已有之後才告結束，那個扼着地中海咽喉有名的直布羅陀（Gibraltar）要港，即在一七〇四年被英國乘機佔去。

加洛斯第三 (1759—188) 時代國勢雖稍轉興隆，但到了加洛斯第四時 (1788—1808)，因其庸懦，而為拿破崙所乘，斯時法兵深入西境，引起了一八〇八至一八一四的獨立戰爭。在此時期內，加洛斯第四竟將其子或爾曼多第七 (Fernando VII 1815—1833) 留質法國，於是拿破崙的兄弟鶴瑟波那巴特 (José Bonaparte) 便乘機在西境加第斯 (Cadix) 卽位為王，並於一八一二年宣佈了第一次的憲法。一八一五年或爾曼多第七回到西班牙，將法國勢力先後逐出，並將憲法廢棄而建設了一個絕對的專制政體。因此，在其統治期內，南美各殖民地遂相繼宣告脫離祖國而獨立。

或爾曼多第七死後，由其弱女伊沙白第二 (Isabel II) 繼位，因其年少，故由母后馬麗亞克里斯第娜 (Maria Cristina de Napoles) 攝政。其時前王的兄弟董加洛斯 (Don Carlos) 欺彼等寡婦孤兒，遂生覬覦王位的野心，於是藉口於反對伊沙白為阿斯土里亞 (Asturia) 的女公主而實行舉兵稱亂。因之，遂惹起了西班牙第一次的內戰 (1833—1839)。隨後，加氏黨羽為埃斯巴爾特奧 (Espaneo) 將軍所討平，政權遂暫入於埃氏之手，及一八四三年才交還伊

沙白本人。自伊沙白即位以後，西國境內之不安和混亂實爲前所未有的，到了一八六八年各處相繼起事，謀推翻王室，當時革命軍聲勢甚盛，至是伊沙白第二再無法支持，乃放棄王位，逃往巴黎。一直到一九〇四年才客死在那裏。

伊沙白走後，臨時政府成立，以薩拉諾 (Serrano) 爲主席，可是二年過後，即被沙波野族 (Sabaya) 的阿馬特奧第一 (Amadeo, I) 所乘，而入統西班牙。當這時候前曾舉兵稱亂的加洛斯之子加洛斯馬麗亞特波爾本 (Carlos Maria de Borbon) 新從其叔父加洛斯魯易 (Carlos Louis) 處得着繼承權，於是遂起而與阿馬特奧第一爭王位，而再引起第二次的內戰 (1872—1876)，現在西班牙的叛軍中有所謂加洛斯黨人 (Carlolista) 的即係淵源於那時的加洛斯父子的黨羽而來。

當那時候，西班牙的民治思想已經擡頭，著名作家卡斯特拉 (Emilio Castelar) 等鼓吹尤力，於是到處民軍譁起，阿馬特奧第一既迫於加洛斯黨，又脅於共和黨人，乃不得不放棄其王位，於是乃由共和派繼起執政，而以卡斯特拉主其事。至是西班牙遂成立了第一次的共和政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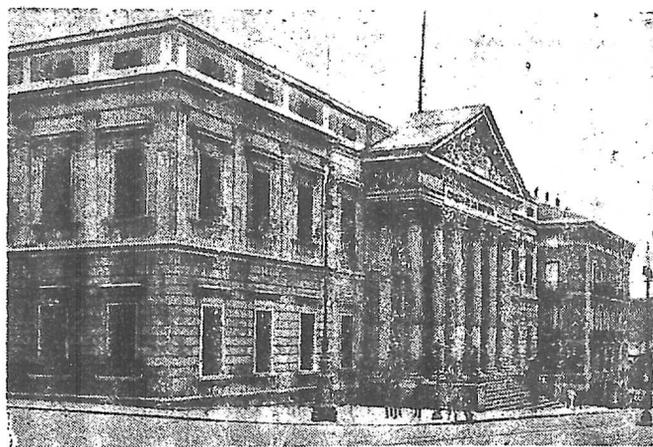
但後來因為內部的齟齬，到了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底遂被王黨所乘而共和政體遂告覆亡。王黨首領甘波斯（Martiny Compos）乃迎伊沙白第二的兒子阿爾豐索第十二（Alfonso XII, 1874-1885）回繼王位，而恢復了波爾本王朝中絕的統緒。

在阿爾豐索第十二的統治下，西班牙才正式有了議會的制度，從那時候起，西班牙的政治上遂有了自由和保守兩大政黨，他們在議會中各佔勢力，互相排斥，彼上此下，直到一九二三年才被獨裁官里維拉（Primo de Rivera）所解散。

阿爾豐索第十二死時，其子阿爾豐索第十三尙留母氏腹中，故由母后馬麗亞攝政，這時候正值西班牙多事之秋，一八九五年有古巴革命之舉，一八九八年又有美西之戰，於是西班牙不僅在美洲最後的殖民地失掉，即菲律賓羣島亦被美國擄奪以去。好在母后尙稱能幹，故當時國內尙不至有大亂事發生。然而受了這樣的重大打擊之後，國運衰微已極，西班牙不僅非往日雄霸海上之國，而且再無人加以注意了。故阿爾豐索第十三號稱果敢多才，亦無以拯救波爾本王朝傾覆的命運。

一九〇二年阿爾豐索第十三親掌政權，這時正在美西戰後不久，殖民地盡失之後，國勢之

10



馬德里的國會

衰微已經到了極點，更加以加塔魯雅省（Cataluña）的獨立運動不輟，以及後來摩洛哥屢次用兵之失利，以致國庫空虛，人民嗟怨，因之，暴動罷工之事時有所聞。阿爾豐索感到地位的危險，於是想效法慕沙里尼，實行狄克推多制度，以挽危局。所以在一九二三年春，召保皇黨領袖毛拉（Antonio Maura）囑其解散國會，并組織狄克推多政府。但毛拉謝絕之，於是乃轉意於巴塞洛那總督里維拉將軍，里氏固野心家，故接命後即在巴塞洛那宣佈戒嚴，而於九月中旬前往馬德里。他一至首都立即解散國會，停止憲法，自任首相，統治一切，至是狄克推多制遂在半島上實行起來了。

里氏執政後非但對於人民所怨望的政治沒有改良，並且取消陪審制，減少地方自治權，檢查全國新聞，壓制言論，於是人民更爲憤怒而羣起反對。里氏爲維持其政權起見，乃組織「愛國團」，并以頗爲動聽的黨綱號示於衆。例如淘汰官場冗員，整飭紀綱，改良教育制度及創設勞工裁判等等。可是政綱雖如此，而實際上里氏卻全憑個人意志處理一切，毫不顧及國家人民之福利，所以人民遽起反對。計一九二四年有加塔魯雅省的無政府黨大暴動；一九二五年人民反對更烈，同年冬更有海軍將士勸止里氏獨裁之舉，里氏不但不聽，反大捕軍官下獄，所以民情更加憤激，遂有一九二六年二月在巴伯諾羅車站謀轟擊里氏之事件發生，其後并有砲兵軍官團請國王罷免里氏的運動，到了一九二九年一月又發生了一個非常廣大的革命行動。雖說此次運動仍被里氏的鐵腕所壓服，但里氏亦已到了末日境界了。

當這時候不僅政治上感到十分不安，即財政方面亦因爲西幣跌價及摩洛哥軍事行動靡費過巨的緣故，而陷於絕境。他如外交上則亦因丹吉爾之橫被英、法的攘奪，慘遭失敗。因此，民情更激，軍心浮動，國王感到大勢已去，乃諷里氏去職，所以到了一九三〇年一月廿八日，這七年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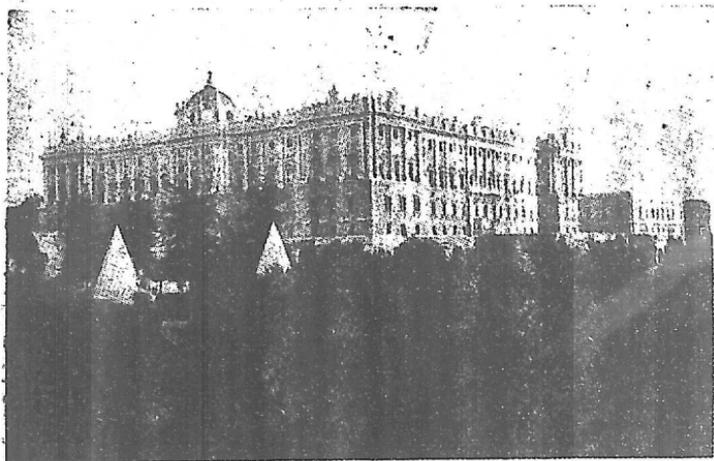
任意行暴的獨夫，再已無能為力，便不得不憤而出走跑到巴黎去了。

里氏辭後，由貝陵格將軍（General Berenguer）繼任，貝氏就任後，雖曾用大赦政治犯及改選新議會等的籠絡手段，以期收獲人心，然大勢已去，甚至於保守黨領袖格拉（Dr. Sañchez Guerra）等亦抨擊西王及主張共和之說。所以到了五月間馬德里有大學生數千人的示威和警察衝突事件，事後學校被封閉的有七處之多，而工農方面在六月間亦由全國勞動聯合會（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l Trabajo，以後簡稱勞聯）的領導之下舉行了罷工及含有革命性的行動，和軍警起了激烈衝突，致死傷極衆。同年十二月在哈加（Jaca）地方更發生了歷史上有名的暴動，那時有一部分軍隊與武裝的農民聯合起來，佔領了北部，而各要鎮各城市的工人亦羣起罷工響應，因此，一時形勢甚為嚴重，雖然後來仍被當局的暴力所壓服，而爲首的兩位軍官岳蘭（F. Galan）及埃爾南特斯（G. Hernandez）并被政府判決死刑，執行槍決。然而從此以後西班牙的革命運動已到了無可遏止之勢了。至是貝氏遂不得不辭職。

貝氏辭職後阿爾豐索如失左右手，於是乃擬請憲法會議派的人組閣，以緩和民意，然而一

方面他卻又拒絕釋放被捕的政治犯，亦無放棄或減少其軍權之意。所以格拉及阿爾瓦勒斯 (M. Alvarés) 等保守黨的領袖們都先後拒絕組閣，於是西王乃不得不命海軍大將阿士那 (Admiral Juan. Aynar) 組新閣以冀支持其行將覆滅的政權。但新閣成立後各地共和黨員及農工階級並不就停止其推翻王室的運動，因之，到處仍有暴動和流血之舉，至此，政府乃主張召集憲法會議及修改憲法以解決國體問題。并擬在憲選以前，先舉行地方選舉以便實行操縱，蓋當局以為各地農民富有保守性及長受宗教的薰陶，可為皇黨利用也。誰知四月十二日地方選舉的結果適得其反，計全國五十省份中，共和派竟在卅五個省份內大獲其勝利，於是各地人民歡欣鼓舞，到處揭起共和旗幟，并在無政府派的全國勞聯及社會黨所屬的勞工總同盟 (Un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以後簡稱勞總) 兩大工農團體領導之下舉行全國總罷工，於是波爾本王朝便再沒法支持，而阿爾豐索十三也不得不於十四日晚上倉皇出走，據說當其瀕離皇宮之際，情形悽悲不堪。

十五日清晨他乘着預備的汽車抵地中海岸加達赫那港 (Cartagena) 於是便在那兒登



觀 外 宮 王 牙 班 西

阿爾豐索巡艦至法境轉車赴巴黎。他臨走時曾留下一篇宣言交羅曼諾斯伯爵 (Comte Romano-

nes) 大意說：「他已喪失民心，但他並不是無力可以背城一戰，然因他愛西班牙，為避免內戰起見所以實行退避，遠適外國，不過他並不會放棄他的權利，以待民情之真正表示云云。」這宣言的用意就是表示他有再回國繼續王位的野心，而今西班牙正在極嚴重的動亂中，到底阿爾豐索能否如其願望，雖屬不可知，然而真正的民意則似毫沒有迎他回去的表示，這只看義勇軍的風起雲湧和抗敵的犧牲決心便可以曉得，至於王黨方面似也沒有迎他回去的預備，叛軍的穆拉 (Mola) 將軍甚至有譏他為婦女的謔言，看起

來阿爾豐索的素願恐怕永無實現的可能了。

阿爾豐索走後，羅曼諾斯伯爵正式將政府印信交與尚在獄中的共和黨領袖柴摩拉（Alceta Zamora），於是柴氏即召集同志計議組織政府，并召內外新聞記者宣佈西王退位出走及將政權交彼消息，旋即在市廳內組織臨時政府，正式宣佈第二次共和的成立。新閣以柴摩拉為總理係聯立內閣，其中有社會黨員三人及左右共和黨、自由黨、急進黨等合組而成，并為免除人民之遲疑不安計，推定柴氏為共和國臨時大總統。

第三章 共和成立以後的一般概況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共和政府宣佈成立，當時全國人民之歡欣鼓舞實非言語所能形容。各地民衆都舉行盛大慶祝，街頭巷口擠滿着面帶喜色載歌載舞的羣衆，蓋人民以爲從此以後可以登進樂土，故遂如是忘形也。

新政府成立不久即由各國加以承認。於是着眼於內政的整頓，例如縮編軍隊，解決加省的分離運動而許其自治權，以及沒收一部分教會的非法財產，禁止教會干預政權，和制止人民之對於教會的襲擊。蓋當王朝時代教會和朝廷相互爲奸，教士不僅干政，并且仗勢對於平民加以非法的剝削和壓迫，故一般人民無不痛恨教士及教會，所以當共和成立之初，皇族教士倉皇出走之際，到處都有燒燬教堂之舉以爲報復，而柴摩拉總統卻係一虔誠的天主教徒，自不能不設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柴摩拉內閣因新憲法草案會通過了沒收教會財產，取消政府對於教會之薪貼，并決定驅逐某部分教徒出境之故，遂和另一天主教徒內長毛拉（M. Maura）實行辭職，同時天主教議員五十二人亦都退出國會。於是乃由陸長阿沙雅（Angela）繼任，阿沙雅係屬共和黨的左派，故此後的政策遂以資本主義的左派的立場，實行推進，結果不但不能滿足勞動階級的欲求，而資產階級亦因若干權利被削減及剝奪之故，亦致非常的不滿，這只看阿閣成立以後重疊的事變便可曉得的。

阿閣成立後的第四天，南部即發生鐵路工人大罷工風潮，當時鐵路及電報、電話等交通都行斷絕，形勢十分嚴重，但此次運動並非天主教徒所為，而實係極左派的勞聯分子乘政潮的時候，起而舉事。故阿閣以後政策對於勞聯一派施與高壓，政府不僅禁止其集會結社，并封閉其報章雜誌，而且將其活動分子悉數投諸獄裏，他方面則和社會黨拉攏，使其所屬工會勞工總同盟為其奧援，以分化勞動階級統一的戰線。而社會黨的領袖們亦樂得與阿沙雅一派相聯絡，以保持其政權和位置，因為這樣不但可以利用政府的權力以壓制勢力比他們更大的勞聯一派的

擡頭，而且還可以利用此時機擴充本派的實力和固定自己的地位。故在同年十月廿一日那天憲法會議便通過了一個保衛民國的計劃，其中一條爲：「授權當局嚴治擾亂分子，而所謂擾亂分子，即鼓動暴動者，煽動電燈工人罷工者以及擡高糧價者等等，一從這條文上表明了政府當局對於極左派工人的防範及恐懼的情形。然而這並不能壓止工人不動，且使總同盟的激烈分子因憤其領袖們之妥協欺瞞之故，相率轉投勞聯裏面去，所以被高壓後的勞聯，其會員數反比從前更多，其潛勢力也比從前更大。而到了十一月間比爾保（Bilbao）的五金屬工人又有總同盟罷工的事體出現。

一九三二年罷工暴動的事情更多了，每月都有若干暴動事件發生。而且罷工工人不僅限於各大城市，如安達露西亞的農民及阿斯土里亞的礦工們都會有過暴動的事情。全國各地只十一月至十二月不足兩月之間，竟有了五百件以上的工潮，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工農迭次的運動雖被高壓失敗，然暗中進行卻不遺餘力，所以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又有無政府黨聯合會所領導的全國大暴動發生，這回運動差不多全國各大城市及鄉鎮都有

黨人及軍警衝突之舉，并有好多市鎮被黨人佔領而宣佈「自由共產主義國」的。特別是在葛沙維也哈（Casa Vieja）地方，兩方戰鬥尤為激烈，他們相持數天一直到該鎮大部分房屋被政府軍用大砲重機關槍毀壞，全鎮民衆才完全退出，然猶在山上抵抗多時，直到援絕彈盡才被克服的。此回該黨之所以失敗，固因事前大批軍火先後被警察發覺，倉皇起事，致籌備未周，而一方則因為社會黨的從中破壞所致。當事變起時，社會黨的領袖們即禁止勞工總同盟的分子參加實際運動，并逼令照常工作以破壞總同盟罷工，致使全國總罷工計劃不能實現，所以不得不歸於失敗。在這回運動經過中，兩方死傷人數不下數千人，而事後無政府派被捕人士至一萬五千餘人之衆，其中且有多人被放囚於菲洲的荒島上面。同年二月，議會并通過了四條有名的法律以增加政府當局的權力。

1. 在一切帶着暴動和攻擊議會及共和制度性質的事件中取消陪審制。

2. 在西屬幾內亞島（Guinea）建立政治犯放逐所。

3. 關於炸藥的嚴厲取締。

4. 關於禁運軍火及儲藏軍火的嚴酷新法令。

從這時候起，無政府黨一派不但和政府當局成爲相對的兩極端，卽和勞工總同盟方面亦生了極大的齟齬。蓋總同盟一派的工會已成爲政府的附庸，對於勞工運動完全取着妥協的政策，所以與主張澈底改革的勞聯自不能相容，而亦失去了羣衆的擁護。至於政府一方面，以籠絡的手段及種種小恩惠以誘購較爲溫順的工人，他方面則以非常強辣的手段以制止勞聯一派

的擡頭，及以高壓手段對付其他反對政黨。現在我們這裏且引名文學家烏那慕諾在某次演講中的一段話，便可以推知當時政府所取的态度及一般的情形了。

他說：「兩年以前，就在這同一的講壇上我曾宣佈了王政的壞處，但這並不能阻止我，或正足以允許我，來說我們現在所遭遇的制度，正使我回憶以前頂腐敗頂專制的時代。」「議員們永不會隨着自己的良心來投票，因爲他們得聽着上頭的命令，這命令完全不是他們所能抵抗的。」「至於政府則只知道利用警察和獨裁來運用他的政權，閣員們竟會毫不遲疑地捏造許多莫須有的危險，以便發展他們那屠殺公民的制度，他們任意放逐他們的仇敵而廢除一切的

民權。」因此，他便肯定地說道：「現在西班牙的政制不過僅是異端的裁判而已。」不錯，當時的西班牙確是如此。所以到了五月間馬德里有右派學生的示威遊行，而同日下午又有無政府派乘機圖謀總罷工之舉。因此到了九月間憲法保障法院再選時，右派便得了大大的勝利；而前此里氏獨裁的閣員如索台洛 (Soló) 和西利奧 (Silio) 以及犯罪尚在獄中的銀行家馬西 (Juan March) 都在被選之列。這樣遂給與一向和阿氏不對的總統柴摩拉以口實，而被迫去職。

阿氏辭後，乃由其政敵急進黨領袖勒魯西 (Lorain) 繼起組織聯合內閣。惟因得不到在議會中擁有多數議員的社會黨和共和黨的支持，所以在短短二十三天的時間中便夭逝了。繼起者為其同黨巴利奧斯 (Barrios)，巴氏為免除受左派政黨的脅迫起見，所以在內閣舉行第一次會議時，便把擬好解散議會的命令呈請大總統簽字，正式將其解散，并宣佈定於十一月十九日舉行國會總選舉，結果右派竟得到大大的勝利，計議員四百七十三席中，右派竟佔二百〇七名之多數。而前獨裁官里維拉之子及越獄在外的馬西亦都獲選，至於左派總共亦不過得到

九十四席而已。計社會黨本爲一一六席降至五十六席，共和黨則由四十三席減至十八席。由這點我們可以推知當時人心對於左派政團的不滿，而同時亦可以明白左派政黨失卻無政府派之合作其所受的影響之大。蓋此次選舉，左派之所以如是慘敗，固半由於失去民心，及右派的努力宣傳關係，然其最大的致命傷卻爲無政府派的不肯投票選舉的緣故。所以當時有好多市鎮其投票選民甚至不及百分之五，而且好多地方連選舉櫃也被羣衆搗壞，而不能投進一票，因之選舉期內發生了好多血案，而第一次選出的議員只有三百多名，不到法定人數，而不能不再行補選，所以右派乘此機會，遂僥倖獲得了勝利。

同年十二月八日，新國會開幕。而空前大規模的無政府黨大暴動也在同日出現。這回運動的範圍之大，勢力之厚，實非前此各次所可比擬。計自地中海沿岸穿過直布羅陀海峽，沿着葡萄牙邊境以至比斯開灣一帶，差不多所有全國各大城市及鄉鎮都有黨人和軍警肉搏的事件發生。好多地方的衙署市廳都被無政府黨人佔據，掛上他們紅黑色的旗幟，宣佈組織自由的共產社會，廢除私產，取消貨幣，實行雛形的無政府主義。於是政府不得不下全國戒嚴令，禁止三人以

上的聚集，及在鐵路旁邊的徘徊，因為當時火車屢有出軌事件，而到處都有民衆成團結隊與軍警對抗故也。然而這回的運動又因為時機未熟，準備不充，及社會黨從中破壞之故，又照樣地失敗了。在這一年內無政府黨人在其兩次的大運動中所受的損失頗爲重大，故此後該黨的行動已不若前此之猛烈，他們雖仍不時有罷工之舉，但已取着比較慎重的態度了。

至於在議會已得勝利的右派，卻乘此機會整頓本派的內容，着着向左派施行高壓。惟當時尙感自身實力未充，故利用勒魯西一派來組織傀儡內閣，而其實權卻完全操在天主教人民行動黨羅勃力斯（Gil Robles）一派的手裏。所以勒氏內閣時期，其所措施亦只好仰着右派的鼻息了。因此，有了下面幾樁較彰明的政績出現。

（一）失業人數增加，工資下降。計當時官方統計失業人數係由四十幾萬增至六十多萬，而實際數目則在二百萬左右，以僅擁有二千四百餘萬人口的國家，其失業人數竟有如此數目，則其形勢之嚴重可以概見矣。至於工資則城市工人由每天十二三個貝式達（Reales 西幣名）降至十個左右，而安達露西亞省的農民本在共和後已獲得七八個貝式達的，此刻地主僅肯給

與三四個，因此農民不肯做，而地主爲報復起見也寧願任田地荒蕪，所以造成了農村凋落的悲慘局面。

(二)反動的勢力日益膨脹。例如一九三二年八月皇黨軍人陰謀案中的撤職軍官多數恢復職務，甚至於主謀者桑富和將軍(General Sanjurjo)，右派政黨居然也要求特赦。而對於取消宗教課程的法律，及取消國家補助的宗教費，不但未實行，反而草擬一計劃以維持此後數年間的宗教費用。

(三)工農大眾對於共和政體及議會制度失去信仰。本來在社會黨及共和黨執政的時代，對於一般的措施，以及對於在民衆中富有潛勢力的無政府黨及工團主義者所施的高壓，本已失去了民衆的信仰，現在勒氏上臺更爲一般的壓制，因爲，在右派眼中對於無政府派及社會黨的憤恨程度雖有輕重之差，然而在排除之列則一，所以勞工總同盟現在已再不受優待而同樣地受到壓制了。因此，就是溫和派的工人也因身受之痛而對於共和及議會制度失去了信仰。

在此不久之後，右派的大集團已經結成。其中以大中地主爲基本的天主教行動黨，并未來

的政權奪取計，甚至有「統計處」之設立。其支部遍於全國，以調查在內戰發生時全國各大小城市及鄉鎮可以視作聯盟或應認爲敵人的分子製成名單。并訓練各業的技術人員，以防革命罷工時之應用。此外皇黨、加洛斯黨，以及前獨裁官里維拉之子所領導的「長槍隊」(Falange)也非常活躍。這一派曾和他派共同作成一個計劃，以「國家的統一，直接行動，及馬克斯主義及安那其主義，反議會制及收買一切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爲目標而邁進。同時并和保皇黨天主教人民行動黨以及加省的右派共和黨甘波(Carbo)等維持其密切的關係，以便於進行。

這集團一結成，於是便對於左派各黨施與高壓。第一着卽把勞聯封閉解散，其次則對於所有左派的各種報章雜誌都禁止其出版，并不許民衆的集合。一方面又脅迫勒氏將那班反對共和的軍官列入大赦之列。情勢至此，就是總統柴摩拉亦已到了再難忍耐的地步，因此，在大赦令所附的宣言中，非責國會及內閣不應用手腕將前年八月陰謀起事的各軍官列入大赦之內，使那班反對共和政府的軍人復職。這一來勒氏便無法解釋而不能不辭職了。

勒氏倒後，由杉白(Sander)繼起組閣。嘗曾僱安了一時。惟其時右派雖在議會佔勢力，但

民衆的勢力卻在左派之手，政府既爲右派所脅迫，所以不得不用手段對待民衆，因此，暴動罷工時有所聞，同時加省的分離運動亦極猛烈，加省當局甚至有不再受命於馬德里政府的表示。而右派方面亦因恃其在朝得勢之故，迭向政府索取大權，對於諸事亦橫加干涉，杉開在這四面夾攻之下，所以到了十月一日，當政府提出報告時，一經羅勃力斯的攻擊，便倒下去了。

杉氏既倒，勒氏又被右派扮成傀儡擁護上臺。而此次的內閣中人民行動黨竟佔了三員的閣席。至是，社會黨認爲今日共和國已徒擁虛名，便即宣佈全國總罷工以爲抗議，繼即入於暴動的狀態。而加省亦乘此機會於十月五日宣佈總罷工，并由在野的阿沙雅和加省主席岡巴尼斯（Camparays）終日討論的結果，於六日晚上宣佈加省獨立，而爲未來伊白里加半島聯邦共和國之一。但這運動因爲得不到在加省擁有雄厚實力的無政府黨一派的協助，所以第二天便被巴特將軍（General Bate）所轄的中央軍砲擊壓平，而岡氏、阿氏等亦次第被執囚禁。至於無政府黨一派此次所以沒有加入運動，實非對於勒氏政府有所偏愛，而因爲所謂左派政府者，其對於他們及勞聯之壓迫和害怕並不下於勒氏。當加省起事之初，無政府聯合會和勞聯即推

派代表進謁當局，請求將其獄中千餘同志放出以便一同作戰，可是岡巴尼斯不但不准所請，卻反囑其部衆說：「如無政府黨人結隊前來，即開槍射擊不用猶豫。」同時并加緊搜捕無政府主義及工團主義分子，以防其乘機有所動作，計十月五六日兩天之內，無政府派活動分子被捕入獄者不下五六百名，因此，他們雖想參與亦不可能，而加省獨立的運動也因失去廣大羣衆的擁護，遂致覆滅。

可是加省運動雖已覆滅，然而其他各省猶在混戰狀態中，尤其是阿斯土里亞省的礦工，因爲無政府派和社會黨人緊密合作之故，曾發揮了勞動大衆的力量，礦工們曾劫去了兵工廠的槍械，和政府派去的軍警作了數星期真正猛烈的戰爭。他們雖仍不免失敗，但他們的抗戰情形，已使政府當局不免爲之驚惶失措了。

十月革命以後，右派勢力更加擡頭，人民權利已被剝奪殆盡，即那種毫不足道的土地改革法亦悉被廢止，所以右派的勢力越擴大，而人民的反抗也越激烈，故前後因罷工暴動以及莫須有之罪狀被捕入獄者不計其數，致當時有獄滿之患。然而人民的反抗並不因此而稍止。所以，到

了一九三五年三月間，右派集團即脅迫當局取強壓手段對付革命，唯因勒氏一派主張緩進之故，所以內閣曾一度改組，隨後，人民行動黨更因特赦革命領袖事件，一度退出內閣。到了五月初，內閣又受迫而再改組，新閣雖仍以勒氏為首揆，然人民行動黨的閣員席數已由三席進至七席，同時該黨首領羅氏并任陸長要職，至是國家武力遂入於法西斯之手，從那時起，法西斯在軍隊裏頭即有嚴密的組織和不斷的擴充，故此回叛軍發動之後，即此呼彼應，全國軍力百分之八十都受其鉗制者，羅氏之任陸長實有很大的關係。而法西斯勢力亦從此不再受當局的拘束，而得以自由發展了。

可是勒氏雖委曲再三以屈就極右派之意趣，然仍不能討好，故到了九月間不能不實行辭職，而為右派所犧牲了。查勒氏一生以剛愎見稱於世，他曾當面罵過阿沙雅為「沒有心肝的惡棍。」因厭惡阿氏等欺瞞行為，所以不惜為右派利用而處處和左派作對，實際上他並不是王黨，也不是法西斯派，他只是想把西班牙弄成爲法國那樣守舊的共和國，只因剛愎自用，遂爲狡猾的羅勃力斯輩所利用，而成爲了右派可憐的工具。

勒氏倒後，內閣幾經變易，到了十二月中旬乃由自由黨領袖伐伊耶打勒斯（Valldares）繼起組閣，伐氏雖屬中派的自由黨，然實際大權則落在法西斯手內，這內閣一直延到今年二月選舉之後，才因左派選舉大勝利而告覆亡。

在這些時代中右派集團無日不處心積慮以奪取政權實行獨裁為職志。他們脅迫當局，橫暴恣肆，并為削弱民衆之反抗力起見，對於左派人士濫加逮捕，致當時獄中政治犯竟在三萬名以上，因此更激起人民的反感，而罷工暴動的事情更加無日不有了。總統柴摩拉既備受右派的威壓，慮其或不免有武力政變之舉，又忱於人民的革命情緒之逐日高漲，恐禍起於不測，為打開這可怖的局面起見，遂於本年一月下令將右派所劫持下的議會解散，同時并撤消戒嚴令，恢復憲法的保障，而對於選舉的事情，政府採取左右不偏的態度。

二月十六日選舉結果，左派獲得絕多數的勝利，計總數四百七十三席中：左派二百六十六席，中派六十五席，右派一百四十二席。這回的情形，恰好是前回的反照，右派是慘敗了。其所以致此者，固由於人心向背的表現，然而那擁有二百萬會員的勞聯之破例的投票，怕比甚麼還重要。

自從法西斯派在議會得勢以後，無政府聯合會及勞聯所受的壓迫實並不下於其他左派各黨。一九三四年十月革命中，無政府派分子雖大部並不曾參加，然事後所受的迫害卻和參加者毫無二致。事實上，西班牙法西斯派最大的敵人似並不是那些資產階級的所謂左派的共和黨員，或改良派的社會黨，而是在民衆深層中具有偉大的潛勢力，一向主張澈底改造社會，否認強權，以獲得真正自由平等爲圖的自由共產主義的無政府派。因此，在右派所逮捕下獄的三萬多人中，無政府及工團主義者竟超過半數以上。所以他們雖然不願意參加資本集團和社會黨及共產黨等所組成的所謂人民陣線的組織，然爲整個的前途及切身的利害起見，自以先打擊其較爲兇猛的敵人法西斯派爲合策，因此，乃變其一向不投選票的舊例，而令其會員加入選舉，以打退右派在議會的勢力，這一來形勢便反轉而右派不能不歸於慘敗了。然而我們得該注意的，就是無政府派雖破例讓其所屬會員參加選舉，可是他們之中卻沒有一個當選爲議員的，這卽是表明其不上政治舞臺的心迹，和其主張的澈底。所以不久之前，當人民陣線內閣組成時，其閣員裏頭並沒有無政府黨人及工團主義分子的，也職是之故，而毫不足怪的。雖說這回內閣再次之

改組中，有了該黨的四名閣員，然這不過是爲着顧全危險的大局起見的一種權變，不久的將來我們當可以看到這班閣員們的本來面目了。

左派選舉得勝之後，首都馬德里及其他各大城市的民衆即舉行大示威運動，形勢頗呈嚴重，政府不得已乃重下戒嚴令，而伐氏內閣也因此辭職，於是總統柴摩拉乃再召共和黨左派首領阿沙雅組新閣。二月十九日阿閣成立，以共和黨左派爲中心，而以社會黨、加省左派政黨及共產黨等爲其支柱。這時全國的極左派分子即起而襲擊右翼團體所屬的事務所、報館、幹部住宅，以及教堂、警察所等等，這種情形繼續約互一月之久，因爲當局的極力鎮壓，方稍歸安靜。

新閣的閣員既全係左派政黨的分子，而且受着人民陣線的監督，故成立後不久，即施行下面諸要政：(1)排除軍隊中的法西斯和王黨。(2)大赦被囚的左派政治犯，及恢復被開除的職工。(3)恢復土地改革案并嚴予執行。果然，阿氏執政不久，被沒收及分配的土地便不下五十餘萬公頃，而肅軍政策亦頗嚴厲執行，此次在摩洛哥起事的好多軍官中，就有好多原係當時被調遣到那邊去的。在這時候，右派爲謀恢復其本來勢力起見，暗中極形活躍，并企圖舉行武力之政

變，因此，到了四月十七日阿氏政府遂公佈將法西斯團體實行解散，於是右派團體乃乞憐於資本家，請其幫助，而一方採取更急進的手段，所以兩派間衝突暗殺之事時有所聞。總統柴摩拉感於眼前局勢之困難，左右受脅之苦悶，遂於五月間實行辭職。同月十日，內閣總理阿沙雅被選為新總統，而將其遺缺委基羅加（Giróga）繼之。

阿氏就任總統以後，右派更亟謀起事。迨後，圖變陰謀為當局發覺，於是政府乃大捕法西斯分子達千數百人，而右派為報復起見，輒每乘黑夜燒掠教堂富室等等，揚言是極左派所為，以圖嫁禍他們，引起人民的反感，同時并加緊其暗殺工作，以剷除左派的活動分子。計七月初旬的數日間左派分子被右派所暗殺者前後不下數十人。迨至七月十二晚，左翼反法西斯著名鬪士加斯特利奧中尉亦在其門口被法西斯黨人襲殺。於是其伴屬為復仇起見，乃於次早侵入右翼各派所公推為領袖并曾在國會中公然發表法西斯演辭的著名保皇黨索台洛的家裏將其拉出殺害。於是這回內戰的序幕便揭開來了。在這回的內戰中最使我們感動的是民團的抗戰精神，他們之中不僅壯年男子，而婦女老少亦各任一役，心同此志，以抗敵人，其中尤以年青女人之勇

敢更爲可佩。然而民團之集結並非烏合的羣衆，他們之中各有其系統及其隸屬的工會。因此，我們欲明瞭民團之構成，不能不述一下各勞動團體的組織，而欲明白民團抗戰之決心，更不能不先明其社會經濟之背景。

第四章 各勞動團體的狀況及其主張

(一)無政府主義派 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正如在其他的國家一樣，牠有了三個不同的流派，那就是個人主義派；自由共產主義派；及無政府工團主義派。這三派的根本思想和其目標雖相同，然其所取的手段則不盡同。在他國，尤其是大戰後的法蘭西，個人主義者所佔的勢力要比其他兩派爲大，而在西班牙則恰恰相反，這大概因爲其來源不同的緣故。好多國家首先接受及宣傳無政府主義的，類多係智識分子，而在西班牙則最初接受這思想而光大之的乃係勞動中人。

自由和聯合主義的思想，雖在十九世紀中葉由於畢伊馬加耶(Pi y Margall)的鼓吹之下而在勞動階級裏頭發生影響，然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思想則在第一國際以後才進入西

西班牙的，自從巴枯寧和馬克斯兩派因主張不同，而分裂之後，巴枯寧一派因得着拉丁系各國的工農階級的擁護，故該派在法、意、瑞、西，比各國中仍沿着第一國際的精神繼續其活動。當時巴氏并曾派遣了幾個意大利的弟子到馬德里和巴塞洛那等處去宣傳其主義，所以不久之後，在馬德里便有若干年青工人受其感動而在馬德里成立了一個不滿十人的無政府主義研究會，并擴大其宣傳。此後數年之間會務日進，支部已遍國內各大城市，十九世紀末葉安達露西亞省的農民不斷的舉事，即係該派所領導的，其中意大利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馬拉鐵斯達亦曾身數參與其事。

二十世紀初頭，那個被稱爲西班牙無政府主義的靈魂的斐勒（Francisco Ferrer）在巴塞洛那設立現代學校（Escuela Moderna）以教育工人子弟及失學青年工人，該校主旨以自由、平等、互助爲信條，授與合理的教育，故又名理性學校（Escuela Racionalista）。這學校因爲教育得法，宗旨純正，大受工人的歡迎，不出數月新設支校至數十個之多，而無政府主義思潮遂亦深種於勞動階級裏頭，因此，大受當局的嫉忌，故到了一九〇九年十月十三日政府以

莫須有的罪狀將斐氏執行槍決。而所有現代學校亦悉被解散。可是斐氏雖身死，但他的精神和思想卻並不死。他的崇高的理想以及他的壯烈的死難，感動了每個西班牙人的心弦，後來在無政府主義聯合會以及全國勞聯中那些最活動的分子多數都是受過他的教育的薰陶的。

至於全國勞聯的成立則在次年的事，那時候西班牙各地無政府派的工會雖已成立不少，但牠們只直屬於第一國際而沒有全國聯合會之設立。故到了一九一〇年爲應時勢的要求，乃成立第一次全國大會，定名爲全國勞聯。不久之後就有八十萬的勞動者站在這個組織旗幟底下，分佈於全國各處，而猛烈地進行其運動。可是他們的進行常被當局禁阻，不但工會常被封閉，而報紙也屢被停刊，因此，不能不出於祕密的方式，然而無論如何，這組織成立之後，對於西班牙勞動階級的影響，已非前此可比矣。

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的數年間，全國勞聯及無政府主義聯合會的分子曾和王黨、資本家以及教士們作了極猛烈的鬭爭。全國勞聯及無政府聯合會的活動會員被資本家及教士們所收買的流氓所殺害的前後不下數百人，而王黨、資本家及教士等被無政府派報復而殺死的

其人數也約略相等，其中有著名的銀行家、工業家、主教、督軍等等，那時候幾乎每天都有暗殺的事情發生，真是一個恐怖的時代。此風流延一直到里維拉獨裁時代才告中止。因為自里維拉上台以後，無政府派人士已再無法立足，他們不是被迫流亡，即被投諸獄裏受着嚴刑的拷打。在這種情形底下，故那時的無政府一派實在再無法以圖進展。然而其潛密的活動固未嘗中止也。因此，到了次年一九二四年該黨又在加塔魯雅省舉行暴動，此後數年間迭與獨裁政府時相搏鬥。一九三一年共和政府的成功，實大半得力於該黨的協助。故共和成立以後，當局為報酬勞動階級的功勞起見，遂有「西班牙為勞動階級人民之民主共和國」的國體的認定，而在最初數月間并曾給與種種的方便和自由的發展。這一來，該黨的進展遂得有一日千里的情勢，故在同年八月間全國勞聯開全國大會時其會員竟超過百五十萬人以上了。說到這裏，我們對於勞聯的內容以及牠對於無政府主義者聯合會的關係，似有說明一下的必要。

全國勞聯為第一國際在西班牙的支部，故其精神係沿習第一國際的，說好一點是沿習巴枯寧派的。他們以爭取自由實行社會革命為其標的，所以他們反對政治，反對獨裁；他們不僅反

對右派的政府，同時也反對左派的政府。他們的組織不重形式的機械化，而重實際的連繫，他們以「休戚相關」(Solidaridad)的精神協助其苦難的朋友及鬪爭的伴侶，所以他們每次罷工時得着各工會及黨員的幫助，能持久鬪爭而不屈，他們被監禁或被放逐的戰士的家屬，因有接濟而不至凍餒，這遂使一般站在前線的鬪士們不灰心也不屈辱，所以他們的團體雖屢被壓迫和解散，而於他們的實際運動卻並不生影響。他們排除官僚主義，鼓吹各工團及各社員的自動和獨立的精神，他們各工會的職員都是盡義務的，沒有支薪，也沒有權力，他們只是盡資料理會務，負通知及召集會員的事情以及執行會員的決議而已。至於較大的工會因為事務太多而不得不終日留會辦事的，則由全體公推一人擔任之，其任期為一年，而其所支的薪金則與其本人所屬的職業的普通工資相等，再不能多支一文，間若發見其不盡職或作弊時，則必立即受除名及革職的處分，而不會留情面的。例如一九三三年那個全國勞聯的創始人而且曾前後做了十數任全國勞聯的書記的柏斯達雅 (Pastors) 因為後來思想的變動想從純粹工團主義者的立場以參加政治的活動之故，於是即遭全體的反對而立即被開除出會。要是在別的國度

裏，或者旁的組織裏，一個這樣有悠久歷史和地位的人的轉變，其影響必甚重大，可是柏斯達雅的轉變卻並不會帶去甚麼人，而其下場竟如此，這也許是他自己也不會料到的。

許多人喜歡閉着眼睛說瞎話，或者人云亦云地抄襲陳言。在中國近來的報紙雜誌上我們常見自以為是左派人士的論調，每每說甚麼：「西班牙的勞工階級因深受無政府黨的影響，分崩離析，致使西班牙的勞動運動失其力量。」或者說：「西班牙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因其組織鬆怠，缺乏嚴格紀律，以致容易被敵人所乘，毫無力量以應事變。」甚至還有人譏訾其只有搗亂，沒有目標和組織的搗亂分子；但事實是不是這樣呢？我們現在且引德國著名學者及社會運動先驅洛克氏（Rodolfo Rucker）的一段言論，然後再將西班牙共和以後該黨所經過的事蹟以及最近的活動情形以為證明。

洛氏說：「……在全國勞聯的組織的技術方面，或者沒有其他的國裏那樣的嚴緊，可是他們之間那種根深蒂固的「休戚相關」的觀念，所生出來的效力，卻比那種死的組織的技術要來得有價值得多了。在德國，他們把組織的技術看得非常重要，可是那幾百萬已有嚴密的組

織的工人，當希特勒的反動勢力襲來的時候，卻連指頭都不能動一下，便被消滅了。反之，在西班牙當這回反動的厚大勢力出人意外地突然襲來時，全國勞聯卻能立即集合其會員將巴塞洛那、塔拉哥那、勒里大、馬大洛等處的頑強的反動勢力清除，而使加塔魯雅全境脫離劊子手之手，同時在馬德里、比爾保、桑沙白斯底安等處也現出其不可磨滅的戰績。這就是牠們根本不同的所在了……」。

然而全國勞聯之所以能夠如此不屈不撓的勇敢應戰，實靠着一個有力的團體的協力和推動，這團體非他，無政府主義者聯合會是也。這個團體擁有十餘萬頭腦清楚的會員，分配於全國勞聯所屬各工會裏，而爲其主要的原動力。差不多所有各工會的重要分子，都是該會會員。因此，他們的決議便成爲了全國勞聯行動的方針。他們的組織係由小團體自由集合而結成大團體，由一市一鄉推而至全省全國。他們沒有規定的律則，而完全基於自動的原理，也沒有規定的會費，而全由於自願的捐助。不過要進此會的，必須經過嚴密的資格審查。進會以後，設若有冒充作弊等情，則受嚴厲處罰，雖然他們並沒有明定的罰則。他們都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故根據着

自由共產主義的原理，以打倒權力階級，獲得政治及經濟的自由和平等，使人類得到真正的解放為目的。所以他們是主張社會徹底的改造，而是向着實行社會革命的途上邁進。這就是全國勞聯所以有那樣澈底的主張和不妥協的態度的原因。

近數年來半島上所有的社會鬭爭，差不多都是這個團體所掀動起來的。他們除了在西班牙本境有其本部及支部外，在葡萄牙、法蘭西、以及比利時，都有其支部的設立，特別在葡萄牙，其所屬會員，竟有三萬餘人之多。這確實是給葡政府一種極大的威脅，所以葡政府不顧一切，力助叛軍，以剷除民衆革命勢力，同時葡外長所以反對無政府黨及共產黨為口號，大半也因此故。在無政府黨聯合會之外，還有一種「自由青年團」的組織，加入這個組織的都是年青的男女勞動者，間亦有少數學生，但為數甚少。這個組織包括研究所、娛樂部，以及宣傳部等組織。他們研究勞動運動的方略，以及未來社會的組織，同時娛樂部內，又有遠足會及戲劇部的設立，借了這些機會，他們從事於擴大的宣傳，因此，其會務進展甚速，雖然他們也一樣常被政府當局所解散及禁止。但這個組織成立以來，不過數年，而其會員數，據最近的報告，亦已超過十萬了。這固然多得

於老練的無政府主義協會會員的協助及指導，然而年青人的勇往和熱情，實係推動其進展的最大原動力。這組織實為無政府主義者的養成所，也是該黨生力軍的培養處。年來該黨因不斷暴動所耗損的實力那樣巨大，而毫不呈衰疲之態者，實因有這班來源不絕的補充軍之故。

無政府派因有上面三個團體密切的合作，所以在共和以後曾發生無數次的社會鬪爭，以期貫徹其主張和目的。其中尤以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和十二月八日兩次的暴動之影響最爲重大。在這兩次的經過中，他們得到了許多戰略上的經驗，覺得過去操切從事，是無濟於事的，於是轉而作底層的堅實運動。由於當時社會黨的妥協、畏葸及執政者的橫暴和殘虐，他們所屬的工會（C. N. F.）到一九三四年，就有了二百萬左右的會員。同年十月四日，「統一陣線」（Frente Unico）及社會黨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失敗之後，更暴露了左派各政黨的領袖們的無能和卑怯，因此，素在馬德里不佔甚麼重要位置的無政府黨一派，此後因爲多數年青激烈的社會黨人投奔過來之故，亦已漸顯其重要性，其中尤以建築工人及交通工人差不多都投奔在他們的旗幟下，到了今年選舉前後，其勢力已不可侮，迨此次戰事發生後，其進展尤爲神速。最近



各勞動團體的狀況及其主張

九 十 月 七 年 本 場 職 雅 魯 塔 加 的 那 洛 塞 巴
 爭 關 的 烈 過 行 差 這 在 會 國 的 和 軍 叛 日

馬德里防城委員會的八個部門中，他們竟佔了三部，其所佔位置之重要可知。至就全國而論，其發展尤速，據日前國民社的通訊謂：「無政府黨自戰事發生後，在加塔魯雅省的發展甚速。同時牠在全國各地的發展也是一樣迅速。據說現在其所屬的會員，已超過三百萬了。」不管這消息是否確實，但無政府黨在此次戰事中所佔地位的重要，實為無可否認者。

自從本年五月間，全國勞聯代表在沙拉哥沙 (Zaragoza) 開會決定和總同盟聯合，以反抗法西斯勢力之後，這兩個向因主張不同而相仇視的團體，業已攜手同進，向着反動勢力搏鬥。所以叛軍一發動，他們即幫助政府軍向反動部隊聲討，其中尤以討平巴

塞洛那、塔拉哥那、勒里大、馬大洛等處的叛亂，尤見功績。在巴塞洛那一役中，該黨不惜犧牲，才將叛軍壓服。所以他們黨裏好多勇敢的戰士，都在此役中陣亡了。例如著名的該黨領袖阿斯加索（Francisco Ascaso）喔不力工（Enrique Obregon）都在此次戰死的。那為加省政府軍的根本力量的二萬名的民團，其中除了三千人屬於人民陣線（Frente Popular）二千人屬於社會黨外，其餘都是無政府黨徒，並在亂平的次日由該黨著名鬪士杜魯底（Duruti）及奧利凡（Oliver）統率了八千民團，向沙拉哥沙出發遠征。

西班牙迄今所以還未被叛軍完全征服者，一半固由於民團英勇的抗戰，而商工業中心的巴塞洛那之未曾失陷，使各地疲戰的官軍得有源源的給養和補充，而得支持不敗，固亦未嘗不是一絕大的因素。我們都知道這次巴塞洛那之不至落於叛軍之手，是完全靠着無政府黨人的犧牲和奮鬥。所以法國某報上說：「假如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此次不與人民陣線取一致行動，反動首領佛蘭哥怕早已佔領西班牙了！」共產黨工人世界報（Mundo Obrero）的主筆埃爾南特斯（Jesus Hernandez）也曾聲明馬德里的勞動者，因受着全國勞聯的影響，才把

共和保住了的。此言確非過分。因此，在加塔魯雅自治省革命防衛委員會十一名的委員中，無政府派竟佔了五名，而好多鄉鎮及社團的組織和經濟的分配以及行政的設施，亦具有無政府主義的雛形。現在無政府派的男女，除在前線及後方做着種種防禦工作及從事於社會的改革事業外，還辦了下面各種的報紙雜誌，以從事於擴大的宣傳。計在巴塞洛那有工人互助（Solidaridad Obrera）與土地與自由（Tierra y Libertad）兩日報，在馬德里有全國勞聯日報，此外還有三十五個週刊和五六種雜誌。這些刊物在工人和農民中間流佈很廣，其影響於西班牙將來社會之大自不待言。因為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知道一種社會革命，若沒有得着農民及智識勞動者的幫助，是決不會成功的。因此，他們曾特別出了幾種專給農民看的報紙，例如農民之聲等等。在從前，這些報紙雜誌多數只能祕密地發行，現在呢，卻可以公開刊佈了。很多國家當城市的無產階級起來革命的時候，農民常被反動勢力所利用，而和城市工人作對。可是這次西班牙內戰發生以後，我們卻只見農民成羣結隊的加入民團作戰。而且將其農產品儘量的送給城市工人，這種轉變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總之，西班牙的工農階級所受到無政府派的影響，確

甚重大。假使這次政府軍得到最後的勝利，則其社會組織的機構，將另是一種情形，但我們可以斷定這將不是像帝國主義者所宣傳的怎麼布爾塞維克的制度，而將是另一種新的形態。這形態或者要影響到歐西的每一個國家，而使其發生新的變化，甚至引起真正的社會革命，也不可。知退一步言，縱使叛軍完全征服了西班牙，但一個根本已發生變化的社會，將怎樣去收拾呢？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二) 社會黨及勞工總同盟 由於傳統的自由思想在西班牙社會各階層的潛力，社會黨不但在西國出現較遲，而且也沒有那樣惹人注意。但勞工總同盟（即 D. G. F.）的組成，卻反比勞聯來得早。牠是在一八八一年由伊格力西亞斯（Pablo Iglesias）等領導而設立的。如其他各國的第二國際所屬的工會一樣，他們的態度是比較溫和而富有妥協的色彩。他們主張逐漸改良社會，所以他們極力作選舉的鬭爭，以期在議會中得勢之後，得以貫徹其主張，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所以每次選舉的時候，他們的宣傳和運動，是很猛烈的，然而好多黨員卻因為上了政治舞臺得到地位權勢之後，不免官僚化了。

但青年的黨員們卻不盡如他們的領袖們一樣，他們的主張常常是激烈的，在別國社會黨人暴動流血等事情，很少發生，但在西班牙，則因其社會傳統的關係和受勞聯分子激烈運動的影響，這種流血暴動卻數見不鮮。同時，他們對於同黨人「休戚相關」的情緒，亦較外國的工人來得強烈。這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暴動時，在阿斯土里亞省該黨所屬礦工的勇猛鬪爭情形，以及同年四月間當沙拉哥沙的工人生活因長期總罷工而陷入於非常困境，由勞聯的提議，將所有工人的年少子弟送往巴塞洛那、馬德里各處就食，以為救濟勞工總同盟的會員，也如勞聯一樣，大量地，誠懇地節衣縮食來接待那班可憐的孩子的情形，便可概見。這裏可以看見西班牙的特殊情形所產生的結果。然而他們係受勞聯行動的極大的影響，卻是無從否認的。

社會黨在共和以前的勢力並不甚雄厚，但在其執政之後，因為有當局的奧援和給與種種的便利之故，便很快的發展起來。一九三一年共和成立時，勞工總同盟的會員還不到六十萬人，但至一九三三年卻已超過一百萬了。這是因為那時無政府派一切的集會宣傳都被當局禁止，其機關和刊物，也都被認為非法。這時勞聯活動分子，不但擠滿獄裏，即普通會員只要有全國勞

聯的會證被發見，立即有被捕的可能，且勞聯會員又難找到工作。反之，社會黨員以及總同盟會員既可享受合法的待遇，還可以在找工作方面享到優先權，所以見解不澈底，意念不十分堅定的人，就很容易被誘惑而加入他們的黨派。這是阿沙雅和社會黨的領袖們為消滅勞聯的存在和維持其政權的一種妙計。可是欺瞞的事情只能取巧一時，故當一九三三年無政府派的兩次運動失敗之後，年青的黨員即憤恨其領袖們那種卑劣的行動，而相繼轉入勞聯去了。迨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革命的時候，更暴露了一般領袖們的無能和懦弱，因為那時只有阿斯土里亞的礦工得着無政府派的合作，曾有猛烈的鬪爭外，其餘的地方，那班領袖們便不堪一擊而作鳥獸散了。這使好多年青及激烈分子大為失望，而感到他們的領袖只是空口說白話，同時更感到那種和資本集團聯合的「統一陣線」是沒有方法達到他們所希求的目的。

從此以後，不僅年青力壯的黨員逐漸離散該黨，即在政治上，該黨亦受到右派非常的壓迫，而所處的境遇，也就和無政府派差不了多少。且事實上，自從右派在議會得勢，法西斯的勢力極端發展之後，一般民衆已被迫至非左即右之勢，如該黨再不當機立斷，而仍取那種猶疑的態度，

那麼該黨的羣衆將必全被勞聯奪去。所以這時候那位被稱爲西班牙的列寧，時右時左的加巴伊也洛氏（Largo Caballero），便站出來喊着革命的口號，才挽救了該黨的頹勢。現在該黨在前線的分子，其鬪爭的情緒正和其他革命派的戰鬪員一樣。他們已不滿於生活部分的改良，他們已渴望着全部的解放了。

該黨的勢力，係集結於馬德里和阿斯土里亞等地。雖然現在馬德里無政府派的勢力也很擡頭，但社會黨的勢力究竟還是很大。所以十一月七日在馬德里所成立的國防委員會中，該黨和其所屬的勞動總同盟，還佔有兩個部門。而阿斯土里亞大部分的礦工們，也仍站在該黨旗幟之下，雖然那班礦工們的舉動和意識，已超過了他們領袖們的膽量和思想的領域。靠着加巴伊也洛所喊出的革命口號，以及近來的極端的左傾態度，該黨所屬的工會會員，還有一百多萬人。所以該黨仍是西班牙革命黨中第二個大黨。他們也有一二種日報和好多週刊雜誌以資宣傳，故其勢力實亦不可輕視。所以在此次左右的鬪爭中，要是該黨不予合作，則左派是否能維持到現在，也是一個極大問題。

但社會黨究竟和無政府派不同，前者主張集權的，漸進的改造社會，其組成分子，也較複雜，其中有實行派例如柏雅（Gonzalez Peña）以及阿省的礦工們，有極端派如現任總理加巴伊也洛一派（以左傾工人居多），有中央派如可左可右的蒲里也多（Prieto）一般機會主義者（這派以小資產階級分子為基礎），此外還有抱漸進改良的智識分子如白斯特伊洛（Bastier）等等。因為有這種種不同的構成分子，所以其主張常不能澈底，而前後行動也不能一致。至於後者呢，他們是主張聯合自治的，他們的組成分子差不多全是工人，故內在的矛盾較少，而意識也較為一致。他們主張澈底改造社會，不參加政治活動，這正和前者相反，恐怕也是將來無從合作下去的因素呢。

（三）共產黨 不管帝國主義者有意的把西班牙共產黨的勢力如何地誇張，以冀達其反俄陣營的結成，也不管共產黨人士帶着宣傳的意向將那邊的實情故為顛倒，但就我們所知，西班牙的共產黨的勢力直到現在，還是很微弱的。在已往，共產黨簡直沒有人加以注意，雖然俄國在革命後，曾有幾次給西國共黨以物質上的援助及人員的指導，然所得的效果是很小的。該黨

過去並沒有屬於自己的工會，只有一次在塞維耶的碼頭工人中，得到勢力而樹立自己的旗幟，但不久即因罷工失敗而消滅了。此後該黨黨員，隨着各地的情形，或附屬於全國勞聯，或附屬於勞工總同盟。然因為數甚少，故亦不爲人所注意。這是因為西班牙的民衆一向受着自由思想的浸染，共產黨所主張的獨裁政體，自不受人歡迎。其次則因全國勞聯和勞工總同盟已有悠遠的歷史和在民間潛在的勢力，所以後來的共黨，自難插足其間。我們現在且引一件史實，就可以推知共黨在這半島上之不易活動。國人所熟知的蘇俄鮑羅庭氏，當其尙未到中國之前，也曾一度奉命到西班牙去活動，可是他在那邊住了一年，結果毫無所得，不得不廢然回到俄國去。從這點便可以明白西班牙民衆對於共產主義的態度之冷淡了。

然而共產黨近來在半島上確是逐日發展，亦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從一九三三年年底右派得勢之後，共產黨即和其他左派政黨合作，而有統一陣線（Frente Unico）的組織。自然在這個以共和黨左派及加省左翼政黨爲首腦的團體之下，共黨不會佔到重要的地位，但從此以後，牠卻有機會活動，而漸被人注意了。尤其牠在本年的選舉之前，在左派各政黨所組織的人民

陣線 (Frente Popular) 中，甚見其活躍。因此，人民陣線爲答酬其支持起見，使牠一躍而獲得了十六名的議席。因此共黨在議會中，亦漸獲到一部分的勢力了。此次內戰發生之後，共黨地位更形重要，這是因爲國際背境使然，我們都知道這次西班牙內戰的兩方，都有其國際背境。在叛軍方面，爲德意、葡；而在政府軍方面，則蘇俄、墨西哥和法國，多少亦不無關係。由於蘇俄物質上及精神上的幫助，西班牙共黨的勢力，亦隨而增進。所以在現內閣中，共黨乃有關員二名，且在馬德里的防城委員會中，共黨亦佔重要的一席。共黨現有黨員約數萬人，并有工人世界日報和若干週刊發行。其實力當較前雄厚，因此很多人便推測西班牙恐不免要步蘇聯的後塵。法西斯各國，更故意硬指西班牙爲赤化，冀使英法等國有所顧慮，而不敢予以援手。不錯，西班牙的共黨勢力，究竟是太是和其他各國的共產黨一樣，是奉行着第三國際所定的方針。但西班牙的共黨勢力，究竟是太微了，而且其本國的特別的國情，又使他們不易活動。所以該黨的國會議員，工人世界報主筆埃爾蘭特斯曾鄭重聲明，該黨毫無建立獨裁政府之意，并謂對於德模克拉西的防衛，並無不滿，但全國勞聯對馬德里的勞動者，確曾予以極大的影響。他這種聲明，在他國的共產黨員見之，當然

十分驚異，然西班牙的共產黨卻只能這樣說，不然怕就不免要失掉了一般人民的同情，而不爲民衆所擁護了。所以所謂西班牙赤化云云，至少在現在，只是一種宣傳罷了。

(四)馬克斯主義者統一工黨 馬克斯主義者統一工黨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xista) 的前身，乃係工農集團 (Bloque Obrero Campesino) 這集團屬於托洛茨基派，在數年前只在加塔魯雅省的農民中有些勢力，至於在城市的工人中則無其勢力。隨後因爲西班牙共產黨內部的分裂，於是其中一派，即與這個團體聯合而結成了上述之黨。這黨的主張，雖沒有無政府派的澈底，但其態度卻頗堅決。他們如無政府派一樣，以爲共和主義者是抵抗不了法西斯運動的，并以爲社會黨和共產黨之與資本集團的結合，而成立的「人民陣線」實陷於策略上的錯誤。所以他們主張用「工人陣線」(Frente Obrero)來替代「人民陣線」。他們現在約有黨員一萬人，其領袖爲毛鄰 (Jaquin Maurin) 及寧 (Andres Nin) 兩氏。因其行動激烈，并倡議銀行國有、工廠國有等等，故在加省的社會中，頗有勢力。因之在加省革命防護委員會十一個委員中，該黨也佔有一席。所以該黨現在的勢力，雖只限於加省，且黨員也不過萬

名左右，但其前途的發展，卻未容忽視。

在上述各黨之外，雖還有左派的共和黨及加省政黨左派，各有其所屬的勞動羣衆，也有若干工會的組織，但這些政黨的構成分子，係以小資產階級爲主。他們雖然也愛自由，也反對法西斯主義，憎惡教會與王黨，但他們究竟是民主主義者，只能做些社會改良的工作。澈底的社會革命，不是他們所能做得來的，也不是他們所敢想望的。

最後所謂「人民陣線」則係一班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政黨，及若干工會所聯合組織而成的。牠雖在此次大選以前才組織成功，但早在二三年前已開始活動了。那時右派在議會內得勢之後，反動勢力隨即猖獗起來，於是在一九三四年的夏秋間，即由加省的左翼政黨（Esquerra），和巴利奧所領導下的急進黨，阿沙雅所領導下的左派共和黨，社會黨，及其所屬的勞動總同盟，共產黨，以及脫胎於全國勞聯的所謂純工團主義者等等聯合而組成了所謂「統一陣線」，以便和法西斯集團相對抗。可是當十月革命失敗以後，這個組織也就被解散了。惟無政府派的各團體，始終沒有加入這個組織。他們以爲和資本集團聯合在一起，其內在的矛盾，是避不了的，因

此便難以達到其目的，而無從實現其真正的社會革命。他們排擊和資產階級的各政黨妥協，以免遭受阻礙及牽制，所以他們以前沒有加入「統一陣線」以後也沒有加入「人民陣線」，雖然他們現在和「人民陣線」協力以抗叛軍，但兩者之間，是各有其立場和獨立性的。

以上各黨派，雖各有其主張和目的，但其反對反動的勢力和抵抗那種藉異族以殘殺同胞，毀壞國土者，同仇敵愾之心則一。不過他們對於抵抗反動勢力的攻襲何以會有這樣的決心？一般民衆的革命情緒，何以會那樣的高漲，甚使一般青年男女，都視死如歸呢？這裏面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於此我們對其社會經濟的背景，應該略加說明。

第五章 社會經濟的背景

西班牙雖爲靠近熱帶，氣候溫和物產豐茂的國家，同時也是個多山的高原地帶。凡會到過西班牙的人，莫不嘆賞其青山綠野之美，而對其縱橫連綿的山脈，又不免爲之驚奇。從東海岸的巴塞洛那起經過亞歷千德、瓦稜西亞以至於南部的塞維耶，沿途要經無數的狹谷與山洞，從馬德里與塞維耶以至於北部的桑沙白斯底安一路，也是如此。總之，西班牙境內，無處不是山地。河流與湖泊則甚少，而且許多河流因季節的不同，時而枯涸，時而泛溢，以致不能有定期的航行。田園之灌溉上，亦不免受到影響，而時常歉收。

西班牙因地理上的此種特性，除東海濱一帶的居民較爲富裕外，其他如北部的加利西亞（Galicia），南部的安達露西亞各省的農民，都是很貧苦的。因此，好多西班牙人爲着生活的改

善，都向着鄰近各國和南美各國跑去。拉丁美洲的開發，一部分固由於哥倫布新大陸的發現，但西班牙人因經濟上的壓迫，向此處移殖，尤為重大的因素。許多人都異口同聲地說西班牙人是最安土重遷的一個民族，其實不然。全世界說西班牙話的人民，不下一萬一千餘萬人，而西班牙本土的人民，現在只不過二千四百萬左右，其餘大概都是在這數世紀中向外移出的。雖然其中有不少原係南美各國的土人歸化後而說西班牙話的。但在摩爾時代曾有三千萬居民的西班牙，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只存八百萬，這巨量人數的減少，多數因經濟的關係，或因政治的變遷，而散向海外謀發展，這正與我國南方各省的人民向南洋一帶謀生的情形相仿。

自從十五世紀末，西班牙的基督教徒，把摩爾人完全逐出西境之後，接着便是中南美洲的征服，北非洲及佛蘭德（Flandres）等的併吞，而使其政治勢力，突然膨脹，然此種國勢的膨脹，並非由於本國的物質之發達，而是由於掠奪殖民地土人的金銀財帛所致。這巨量金銀幾乎全數都滾入皇室、貴族、教會的金庫裏。他們並沒有把這些金銀為發展工業或農業之用，卻埋入地窟，或以之購買外國奇異的品物，滿足其驕淫奢侈的慾望。同時因為天主教會的勢力擴張，硬把許

多異教徒，加以放逐或殺害，而使無數信回教或基督教的勤勞的工、農、商人及醫生等都四散了。反之，那班不生產的僧侶、尼姑，卻因教會財產及勢力的增大而逐年增加，為數竟達十萬之衆。由於富有者之驕奢無度，勤勞者之流離消散，全國許多本來繁榮的工業城市，都次第陷於沒落之境，尤其在十七世紀後半期中，因為多數僧侶之恣睢暴斂，專制政治的腐敗，人民流離，田地荒蕪，屋宇敗廢，人口乃迅速地下降，迨至十八世紀中葉，全國人口，為數竟不到一千萬。經濟的衰敗，遂至一蹶不振之境。

在十九世紀末葉，西班牙喪失了最後的殖民地——古巴和菲律賓——之後，向海外掠奪之事，從此結束。統治階級所能剝削的，只限於本國人民。此時，他們不能不注意國內經濟的情況。結果，他們借助於巨額外資，發展其本國的實業，如西班牙全國的電話公司，即由美國人投資所辦者，加塔魯雅省的紡織業，亦大半是英國的資本，此外如顏料公司、化學工業，以及人造絲、汽車胎等等，類多係法、德兩國人所創辦。因此，西班牙的平民，除受王室、貴族、官僚、僧侶，以及本國資產階級剝削之外，更受到外國資本的剝削，生活之不安與貧困，也就深加一層了。在事實上，西班牙

並不缺乏資本，但數世紀以來從中南美掠奪來的金銀，卻只集中在少數的王室、貴族、僧侶、軍人及大地主的手裏。這一般人只知營宮室犬馬之樂，或埋藏死守，而不知以之為發展實業之用。美麗的馬德里城之築成，無非是那班貴族們鉤心鬪角的一種虛榮心的表現而已。同時僧侶們藏金之豐富，恐世界各國無出其右者。例如此次內戰發生不久之後，加省的民團屢在修道院中發現窟藏的硬幣，其中有一個地窖藏金甚至達一萬萬餘西幣之多，所以西班牙的僧尼們的藏金，如全數發掘，則其為數之驚人，自不待言。

至於土地，西班牙雖擁有五〇五、〇〇〇平方公里，然大部分卻落於貴族、教會及驅逐摩爾人的一般軍事領袖之手。這班人因享有特權和擁有大量的財富，所以每將可耕的廣大田野，留作娛樂的狩獵場，而對生產的事業，亦每因個人的趣味而隨便處置，所以土地多不能利用，因此，西班牙每人所佔的土地，雖較西歐任何一國都多，但人民卻比其他各國為貧困。更因土地分配的不均，富者連阡帶陌，貧者竟無立錐。貧富懸殊若是之甚，無法加以溝通，致形成互相水火之勢。地主們為維持其向所享受的威福起見，時常不肯接受農民的要求，而寧任田園荒廢。在他們

以爲農民若想得些好處，只能靠着地主們的慈惠，如出諸要求甚或以罷工相要挾，那簡直是放肆，且認爲有損他們的威嚴的。可是現在的農民們已經不像往昔那樣的馴良了，尤其是在共和成立以後，全國勞聯的勢力深入於安達魯西省等處的農民中間，使那班向來樂身安命的農民，發生一種覺醒。他們要求地主減輕過分的工作，增加過低的工資，俾以改善他們牛馬的生活。自然，這是地主們所不願意的。但在共和成立之初，工農勢力正在膨脹的時候，地主們實不能不暫時忍受，故每日工作時間由十多小時減至八小時，工錢則由每日三個貝式達增至六七個貝式達。但自一九三三年下半年那代表地主利益的天主教人民行動黨在議會得勢之後，地主們爲報復其從前的「委屈」起見，故意把工錢減到和共和前一樣，一般農民的生活因此受着脅迫，不得不用罷工等手段以爲抗議。地主們雖明知工潮不解決於他們也是有害的，但向農民屈服，是怎樣不體面的事情。何況他們很富有，縱令其田地十年八載的荒蕪着，也不要緊。至於一般貧農家無隔宿之糧，那怕他們不屈服。但地主們的這般估計却是錯誤了。農民們因爲共和以後生活程度的提高，三個貝式達已不夠維持其生活，又因教士們一向勸人樂身安命的福音，亦已被

革命的思想所打破。地主與農民於是兩不相下，田園荒蕪而無人料理，饑餓迫着農民使他們不得不在夜深時擁進地主們的農場，將雞鴨羊豬偷搬或強掠以去。田野的農作物，亦時遭農民的掠奪。因此兵警時常下鄉逮捕農民，監獄裏也就充滿了這班不法的「農匪」。但因人數太多，監獄實無法收容，於是捉了又放，放了又捉。這種喜劇在一九三四、三五兩年間，不知演了多少次數。至於加塔魯雅省的農民更厲害，他們對耕地雖是好好的耕耘，但農作物卻常在地主專派人來收之前，不客氣地被他們先收去了。地主們自己因怕有生命之虞，而不敢下鄉。即使他們的經理人，也常在黑夜裏被人暗殺的。所以一九三四年九月間巴塞洛那天主教所屬的一個很大的報紙「前衛報」(La Vanguardia)曾在社論中說了下面的一段話：「現在加省的農民的舉動，簡直就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者，他們把田裏的收穫物葡萄、水果等等都代田主收穫了，就連一粒的剩餘也不讓田主收回，田主們因為害怕恐怖手段的襲擊，都躲在都市裏，不敢下鄉，而一般經理人也受農民恐怖手段的威嚇，大家不敢作聲，只眼看着他們為所欲為。當每次憲警下鄉的時候，他們一逃了事。可是到了憲警走開時，他們又回來了。他們之中有了一種嚴密的組織，而

由激烈分子主其事，所以好多馴良的農民，爲避免危險起見，也只好學着他們的樣子做了。這結果遂使好多地主困住城市，受着生活的脅迫，而農民的氣勢更加囂張了。所以政府當局若仍採用如前的放任態度，而不設法加以有力的制止，則後患將是無窮……」云云。這裏說的雖不無誇張之處，然亦可見當時農村一般的情形了。

西班牙的好多大城市，雖然已有了很發達的新式工業，然就大體講來，還脫不了農業的國家。全國從事農業的人，約佔全人口百分之六十，所以農民問題若沒有根本解決，社會是得不到安寧的。當本年左派選舉得勝以後，巴達瓦斯（Batavia）等省的農民便不待土地改良委員會那種慢吞吞的推行其改良的計劃，而乾脆地把田地佔據。而在戰事發生之後，各地的農民更相繼把田地實行佔領，并在各地的農會領導之下，實行集團的耕種。關於此層，加塔魯雅省行之尤不遺餘力，不但田地歸農會管理，而工廠也歸工人統制。我們只要看一下本年八月十九日加塔魯雅自治省經濟委員會所議決的新經濟制度便可見一般了。

1. 全省生產數量，應與消費者之需要相平衡，所以不甚重要之工廠立即停止生產。

2. 對外貿易，應歸省政府專營，俾新經濟制度不受外來的打擊。

3. 全省田地，分爲大中小三級，大者應卽集合化，交由本省各工會墾種，中者小者所產農作物，均應交由工會賣買。

4. 各種大工業、公用事業、及公共運輸事業亦應集體化。

5. 關於金融事宜，應由勞工階級管理。

6. 凡私人所得繼續經營的事業，應由工會加以管理。

7. 各農場工廠應提高農產品之價格，俾得大量吸收失業工人，而都市工人，則應儘量使之歸農。

8. 裁併苛捐雜稅，設立單純之稅則以代之。

這新制度雖不盡合乎社會主義，然其具有社會主義制度之雛形，而爲一般民衆所希求的結果，卻不能否認，現在在加省這新制度，已經有好多實行了。而民衆所做的事情，時比委員會所規定的更激進。許多教堂都被當作公衆的儲物所，而許多從前只有貴族富家的子弟才能享受

的教育和學校，現在都爲平民所共享了。人民很喜歡這個制度，不願其爲任何惡勢力所摧毀。他們要更光大，更澈底的推進這個制度，務使其達到他們所憧憬的「自由共產主義」。這主義是他們勇往前進的吸引力，而目前在變革後的新制度底下所受到的利益，則是他們的興奮劑。所以他們離妻別子，前仆後繼，慷慨地赴疆場而毫無所悔。同時年青的女子，也踴躍地執起刀槍，以捍衛她們既得的土地和自由。因爲佛蘭哥將軍不僅甘心賣國，爲虎作倀，引異族以殘殺自己的同胞，並且口口聲聲要恢復地主們合法的權利，這就是說，要恢復那班懶惰無能，終日只躲在咖啡館裏談天過日子的一班寄生蟲的既倒的權勢，和違法的剝削。像這種違反民意的舉動，自然得不到一般人民的讚許，所以民團的勢力，愈被壓抑而愈甚。佛蘭哥乃不得不借助於德、意等國的飛機和大砲，同時利誘和強迫摩爾人，殺戮其本國無辜的平民和婦孺了。因此戰爭更延長，而使一般民衆的革命的情緒愈高漲。

第六章 戰事的展開及雙方的外援

當七月十七日叛軍在西屬摩洛哥的梅里耶 (Melilla) 舉事之後，這次內戰的戰幕，不國際戰的序幕，便揭開了。叛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不出數日間，便把西班牙國內的許多軍事重要地點和名城，控制在自己的勢力底下。例如北方的那伐拉、邦蒲洛那 (Pamplona)、蒲爾哥斯 (Burgos)、南部的加底斯 (Cadix)、阿爾夏西拉 (Algiciras)、塞維耶、果多瓦 (Cordoba) 東北部的沙拉哥沙，以及西部沿葡邊的若干城市都被佔據，同時巴塞洛那、馬德里、桑沙巴斯底、安各大城市的駐軍，亦紛紛起事，而形成了全國陷入於混戰的形態。這種形態的發展，並不是偶然的，叛軍的陰謀叛亂，在很久之間，就有了充分的準備了。

事實上西班牙雖然在幾年前已經成了共和國，但其實際的權力大半還操於王黨貴族子

弟的手裏，這在軍隊方面和外交的人員爲尤甚。他們實無時不夢想着恢復既倒的特殊的權力。所以在右派得勢，羅勃力斯任陸長以後，他們即互相密切聯絡，時時爲謀變的準備。他們原定的計劃是：(1)在摩洛哥首先舉事，因爲該處軍官多係保皇黨黨員，即客籍軍與摩爾族土著軍亦可出而響應。(2)摩洛哥發難後，政府勢必調大軍往南部鎮攝，此項部隊一經到達，即當乘機譁變。(3)本部境內當在西東暨東南三方面同時舉事，并向馬德里進攻。即(甲)西部由將官一名自葡萄牙潛入加利西亞省舉事。(乙)東部邦蒲洛那由另一將官統率駐軍反抗政府。(丙)東西部駐軍亦當起而響應，此外更南在塞維耶，北在桑沙巴斯底安，東在巴塞洛那各大城市，同時起事，直取首都，使政府無從措手。其預定舉事的日期爲七月廿五日。

這叛變的計劃係由法西斯派和王黨共同擬定。其主動的人物爲人民行動黨的領袖前陸長羅勃力斯，保皇黨領袖桑富和將軍，以及法西斯蒂長槍會的首領前獨官里維拉的兒子三人。他們因爲擬擁爲新政府領袖的索台洛於十三日被殺，所以沒有等到預定的時間，便在摩洛哥忽促起事，不幸長槍會的首領在起事之初，即被政府當局所捕獲，而那位預備爲叛軍總司令的

桑富和將軍，又於七月二十日，由葡京駕機飛往馬德里的途中失事殞命，更加以巴塞洛那哥特（Goder）將軍所領導的叛軍爲當地英勇的民團所撲滅，而馬德里拉蒙達雅兵營的舉事，又因民團的進攻，兵士的內應而歸失敗，遂致叛軍所擬定的計劃不能完全實現，而成了今日相持不下之勢。

叛軍的計劃雖不盡能實現，然究因在軍隊中向有嚴密的組織和其傳統的勢力，所以舉事不久，全國的兵力卽有百分之八十受其控制。於是政府方面以之爲對抗的不得不完全靠着民團。民團雖沒有叛軍那樣完好的武裝，雖其所攜帶的武器，只不過是鳥槍和博物院裏古代舊式槍那些傢伙，然而他們的英勇的氣概，他們的決心，卻克服了好多城市的叛亂，尤其使人驚異的，則民團竟用不到等待政府的幫助和領導，便那樣迅速地結合而成爲一個不可摧陷的巨大力量，他們不僅限於壯丁，而且還有無數的年青女子，及年老嫗翁，甚至於小孩子，都各盡所能的幫助政府軍的防衛戰。這些事情在馬德里、巴達瓦斯、伊侖各處的圍城內，以及巴塞洛那的爭奪戰中，尤爲顯明。當哥特將軍在巴塞洛那舉事的時候，他擁有五千武裝完好的軍隊及右派的市民

千餘名，而竟不到兩天之內便被當地無政府黨所領導的二萬只有少許新式兵器及手槍、鳥槍之類甚至於拿着刀叉等等的民團所克服，哥特本人及其許多參謀將校并且當場被執，而馬德里的克服叛軍，其情形也差不多。沙拉哥沙的巨量的叛軍所以不能越雷池一步，而且反被圍困在那裏形勢岌岌者，則亦無非係加塔魯雅省前後派去的幾萬民團，以及阿拉貢省本地的農民及工人所組成的民團的協力合作所致，不然，則東海濱的聯絡怕早已被其切斷，而馬德里之陷落恐亦早已實現，而不會相持至今了。從戰事發生以來，政府軍用以爲防衛戰的主力軍都是民團，在前線作戰最勇的是民團，從各處派出援護首都以及各地危城的那些源源不斷的援軍，也無非是民團。這無窮盡的民團，以及人民顯得非常堅決的態度，表明了民意的趨歸。照道理，這羣進攻西班牙人民的軍閥、地主和教士，決沒有倖勝的可能，但現在叛軍卻反佔優勢，這又是甚麼緣故呢？

一個稍留心報上消息的人，必會明白叛軍之所以不敗而反勝者，完全是靠着外力的支持。確實一點說，則此回西班牙的戰爭，與其說是內戰，毋寧說是外來侵略的防禦戰，較爲確切。就佛

爾哥將軍所統率的叛軍來說，其主力部隊並不是西班牙本國的士兵，而是摩爾人和客籍軍。摩爾士著兵的野蠻和殘忍，正不下於俄國的哥薩克，他們的目的是在奸淫和劫掠。而所謂客籍軍，也是招募那班無業的遊民所組成的軍隊，他們的目的也無非是爲了豐富的工資和擄掠。他們當一九三四年在阿斯土里亞的行爲，正像中世紀的野蠻的侵略者，奸淫焚掠，無所不至。就在此回戰事發生以後，其殘忍的行動，也着實驚人。例如在巴達瓦斯及伊侖兩城失陷之後，摩爾人逢人輒殺，不分老少，對於左派分子，竟殺至了無子遺。巴城失陷之後，曾有某葡萄牙記者述其所見如下：

「巴達瓦斯的未被毀部分，現狀亦極混亂，每一街道皆置有障礙物，實際上每處皆屍積成丘，軍司令部前之牆垣，滿濺血漬，彈痕密如蜂窠，此卽叛軍所殺二千餘人之殘跡。且間有許多婦女前往街市屍堆中，尋其良人子女，情形之慘，莫過於此……」

此外，八月十三日路透社電，又有這樣的記述：

「……每日由摩洛哥載運軍隊至西班牙本部之飛機，不下十二架之多。此項由摩洛哥

運來之叛軍，因南部各村鎮多有効忠政府之嫌疑，曾屢施突擊，殺戮甚慘，尤以摩爾士著軍爲最甚。彼等所用劫掠手段，極爲恐怖，任何人稍涉嫌疑，卽槍殺不貸。各村被擄作質之平民，以及其他
人等，皆須繳付金錢，以作擄掠者停止其暴行之代價……」

同日倫敦泰晤士報亦有這樣的一段：

「叛軍軍事策略上典型的例子，就是先由司令部用運貨車派出了一百個強健的摩爾人，當達到一個可疑的村鎮邊境時，他們先放了幾槍，并由一架飛機投擲炸彈以後，他們才敢行進。除非抵抗特別激烈，他們必屠殺全村，殺盡可疑的人，然後退到他們的根據地，以後如有必要，重復這樣進行着。」

以上所述就是那位以保障西方最高文化自命的佛蘭哥將軍所縱使的摩爾士著兵及其部下的行爲，然而假使佛蘭哥只靠着摩爾士著兵和客籍軍及其部屬的殘忍的行爲，還是無濟於事。民團的英勇作戰，毫不遜於摩爾士著兵及佛蘭哥的部下，而且他們的人數又十倍於叛軍。何況他們還有世界各國爲自由，爲正義的人士所組成的英勇善戰的國際縱隊爲其協助。不用

說，這裏最重要的關鍵，乃是接濟的問題，那國際反動的集團，不受任何阻礙而得外國源源的接濟，才使佛蘭哥佔了上風。

誰都知道佛蘭哥將軍的背後，是有德、意、葡三個老板，甚至英國怕也不無有些股份的關係。下面要列舉一些證據，然而只能舉出一些，因為多舉了，將沒有那樣多的篇幅來容納。

當戰事剛開始，南部的塞維耶及拉里雅等處民團和叛軍正在酣鬪的時候，摩洛哥的叛軍即由德國的兵艦和意國的飛機的掩護之下，渡過了海峽，而同時政府軍的兵艦也因為直布羅陀英國當局嚴重的警告，而失卻了自由的活動。例如七月廿六日當政府軍艦五艘正在轟擊休達港，以阻叛軍渡海之際，英國軍艦「卻敵」竟駛進直布羅陀海灣，使政府軍艦不得不暫停其轟擊。由於這種種，遂使叛軍部隊得安然渡過海峽，而次第征服了南部濱海各城，爲此後叛軍進攻本部的根據地。

飛機，本來叛軍幾乎可以說是沒有的，當七月廿六七日兩軍在馬德里就近瓜達拉馬山作爭奪戰的時候，叛軍僅有駐在蒲爾哥斯城的舊式飛機三架，那時候只看見政府軍的飛機在各

處活動，在各處轟炸。可是不久之後，八月十一日，在京北索摩山地的戰時，忽然竟有叛軍的飛機十九架出現參戰，隨後即見叛軍飛機非常活動，成羣結隊到處轟炸，而政府軍飛機反受其脅迫，而沒有甚麼聲色了。例如巴達瓦斯之失守，伊侖之失守，以及現在馬德里之攻圍，叛軍飛機都肆其極大的威力，而建立了不少的功勳。然而這些飛機，甚至於那些駕駛的技術人員，都是德、意兩國派遣來的，現在略舉數例於下：

「七月三十日意國薩伏亞式飛機數架自該國撒丁島飛往西屬摩洛哥，中途失事，其中二架被迫落在法屬阿爾及利亞。據法國當局調查結果，失事飛機係屬意國正式空軍。」（哈瓦斯）

「七月三十一日德國旅行船一艘駛出漢堡，船上所運的不是旅客而是十八架最新式的重轟炸機和一批德國軍官。這隻船駛至耶姆敦停泊，在那兒裝煤，并裝上愛生地方古魯勃工廠所製造的大批大砲、機關槍和彈藥。」（路透社）

「八月十三日，美聯社訪員今日報告，德、意兩國給予西班牙叛軍有力的援助，已有不少的證據。彼抵此之後，即證實確有意、德新式飛機多架，由意、德軍官駕駛，歸佛蘭哥將軍調遣，此間盛

傳至少有一百餘架云。德國軍官衣白色制服，意國軍官則衣西班牙駐外軍隊之制服。彼等行經街市，居民皆向之行法西斯敬禮……」（國民塞維耶電）

九月二日摩勒氏拍電給芝加哥每日新聞說：「各國同意對西保守中立之後，德、意、葡三國仍繼續運軍火接濟叛軍。據聞上星期日有德國貨船二艘在葡京里斯本卸下軍火，目的在接濟叛軍摩拉將軍的部隊……」

九月十七日倫敦新聞報通訊員哥斯勒氏通訊中，有下面幾件事實：「在塞維耶飛機場中，見了許多德國空軍人員，而且曾和他們接談過；裏面有一個叫做賓哈特的請每個旅客對此都保守祕密。叛軍空軍所用的是德國轟炸機。八月二十四日叛黨所屬泰特報有這麼一個標題：「容克機轟炸格太斐機場。」這些容克機上的德文號碼都弄掉了，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記號，只代以一個白色的X字。哥氏又說他在塞維耶的恩格拉泰旅館中，碰見德空軍著名飛行家菲思勒氏，他現在帶領十二架偵察機。據他的報告，叛軍中至少有一百名德國空軍人員。」

十月七日俄國出席倫敦不干涉西班牙內戰委員會代表卡昂氏，在該會發表演說中曾云：

「西政府在其所發表之白皮書中，以及其十月三日在日內瓦所公佈之附加材料中，曾列舉最近發生之違反不干涉協定事實多條。吾人祇須指出下列事件，以資證明，漢堡運出之木箱二十三車，內裝拆散之飛機十四架，於九月七日由葡萄牙運抵塞維耶，嗣後，所謂「客籍軍」之叛軍即由此種飛機從特杜安運至塞維耶。九月二十九日西政府獲得報告，據云大批意大利製之毒瓦斯及軍火，曾於二十七日由里斯本運到西班牙邊境。英國國會議員拉斯朋女士主持之公共委員會舉行審查時，各大報均有記者出席，曾有眼證多人，均證實供給叛軍軍火仍在大规模進行，大都經過葡萄牙。審查之經過，曾由各記者報告發表。叛軍現有來自德、意之轟炸機戰鬥機數十架，而叛軍初起時西國陸軍並無此種飛機，政府軍所擊墮之叛軍飛機中，即有德製者九架，上有漢克爾商標。德、意飛機現正運送叛軍軍隊，由摩洛哥經過直布羅陀至西班牙。葡萄牙邊區自叛變開始時，即為叛軍根據地。叛軍在葡萄牙境集合部隊，并從該國取得軍火……」（塔斯）

十月廿四日西政府又照會英外部，臚舉違反不干涉協定之種種事實，并附有西屬哥尼亞之巴太副總督電報照片。謂有葡船「澳門」號，船身與煙囪皆漆成德國式，十月十四日上午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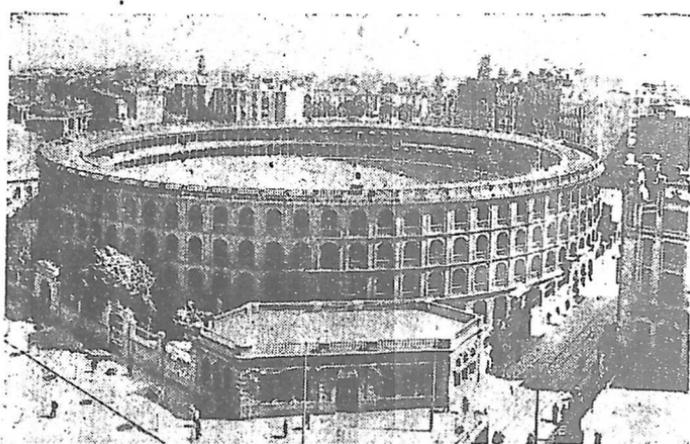
時出現港外，在短距離處，發砲轟沈西班牙船「飛南度波」號，船長與海員四十人均溺斃。該船繼又砲轟副總督寓所，幸未命中。第二文謂十月八日有德青年一百六十人乘德船抵塞維耶，攜有高射砲十二尊加入叛軍。十月十九日有德潛艇十六艘駛過海峽。十月二十日有德裝甲船「德意志」號由馬拉加與瓦稜西亞駛出，沿途收接命令與郵件以交為叛軍服務之德海面飛機一架云。（路透）

十一月二十日倫敦孟卻斯德報再發表了下面的一段記事：「德國軍火係經由海道運往西班牙，惟飛機則自司都嘎城附近白勃林根地方出發，直接飛往該國，或在夜間飛過法國，或則經由奧、意兩國。上一星期中德國除運出大批軍火外，并曾派遣志願軍前往西國協助作戰（日前有坦克車隊士兵兩隊前往投効，即其一例。）此項志願軍月餉甚優，普通士兵為五百馬克，軍佐則為七百馬克，以故應徵出發者甚為踴躍。加之德國空軍駕駛員均以西班牙為練習空戰之良好場所，志願前往為國民軍効力者為數亦衆。」

我想讀者看了上面所舉出的那許多例子，也許要感得太厭煩了，但這裏所舉的，只不過是

指軍火和技術人員方面的，而且還祇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如德、意兩國自戰事開始以來即派大批兵艦在西班牙的海岸附近游弋，為叛軍傳達命令，轉遞郵件，輸送軍隊，接濟軍火，并偵探政府艦隊行動報告叛軍等等，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例如德國主力艦「德意志」號及驅逐艦「魯赫」號八月初開休達港阻礙西政府軍艦轟炸叛軍砲臺的事件。而尤駭人聽聞的，則為十月間據說有意大利兵艦砲擊西班牙東海岸的事件，尤以最近十一月廿二日外國潛艇十二隻襲擊西班牙政府巡艦「塞爾凡特」號的事件，更震動世人。原來西班牙叛軍並未置有潛水艇，而且當潛水艇襲擊該艦的時候，適有德國驅逐艦一艘停泊港外，事後，該艦並未開入港內，從事偵察，則此艦之屬誰，似可不用著卜矣。

在潛艇襲擊西艦事件發生之後，不到三天，又有德國軍艦三艘掩護叛軍巡洋艦「加那里」號載運摩洛哥士著軍渡過直布羅陀海峽的事體。此外如德、意兩國使領署也每為叛軍作間諜及謀叛的根據地。例如當戰事開始，法西斯派在巴塞洛那的運動失敗之後，當地的德國領署即受容叛衆，假以德國僑民的名義，使好多著名的王黨及法西斯派因其強力的庇護而得自由出



現爲西班牙暫時首府的瓦稜西亞圖牛場

境。而德人更在外交和教育的烟幕背後，組織了極有力的政治、軍事間諜活動。在西班牙的本土，有許多組織完密的國社黨支部。這些機關與西班牙的法西斯及王黨互通聲氣，發生密切關係。

最近在德、意兩國承認叛軍政府之後，西政府會下令限意、德兩大使館之人員於二十四小時內退出。嗣據馬德里路透社記者電，謂西班牙警察於德使館人員退出以後，曾在該大使館中，尋獲西班牙法西斯黨人三十餘名，並宣稱該大使館內已經武裝，彼等會發見大批軍火，有機關槍及手榴彈等，所藏子彈亦復不少。瓦稜西亞西班牙政府之內務部長聲稱，西警近在卡太夏那地方已無人居之德國領館中搜查，曾發

見大批極重要文件與間諜活動有關，并尋獲探照燈及防毒面具等甚夥。

至於葡萄牙則在叛軍尙未舉事之前，即已爲叛軍籌謀叛亂的策源地。英國的新聞記事報的特派通訊員在葡京里斯本遊歷考察之後，曾下斷語，謂「里斯本乃叛軍的真正參謀本部。」因爲接濟法西斯蒂叛軍的財政的著名銀行家馬西，以及天主教人民行動黨的領袖羅勃力斯和大批西班牙反動派的軍人文士等，都共處在那裏，與葡政府公開相勾結，密謀叛亂的事情。那位預備做叛軍的總司令，後來在赴馬德里的途次，因飛機失事殞命的桑富和將軍，也是從這個「叛軍的真正參謀本部」出發的。

當巴達瓦斯附近作戰之際，容克式的飛機三架曾於葡萄牙的領土上降落，該項飛機曾於該處提取炸彈升空轟炸巴達瓦斯，同時葡政府所有之兵工廠將機關槍及炸彈售與叛軍，爲數計三、〇〇〇鎊，叛軍之輪船「羅米」號由丁尼里或島出發，載有叛軍一部分運抵里斯本，然後由葡萄牙魚雷艦「李馬」號保護開往西班牙北岸。

法西斯蒂之德國亦經過葡萄牙而實現其軍事封鎖。據同報的同一通訊員又稱，叛亂發生

一月以前，德國「容克」公司之代表格羅特曾抵里斯本，曾將三引擎之飛機七架售於西班牙叛軍之代辦人。不久又有德國之軍艦二艘，曾將煤油及軍火運至里斯本。各種貨物甚至於不經海關檢查，立即送往西班牙叛軍。里斯本曾有德國軍事教官多人留駐，其於旅舍中乃用意想之西班牙姓名。

八月十三日紐約太晤士報也說：「佛蘭哥將軍係經過葡萄牙而取得一切必要的用品。」法國報紙也謂：「桑富和將軍曾與德國於里斯本共同準備一種運動，該運動之執行人為佛蘭哥將軍。」

此外葡國以中立宣言為藉口，禁止馬德里政府的軍火由葡境入國，并把軍官方面的逃難者送交叛黨槍決，另一方面則准許由葡境運入軍火，及許叛軍越過葡國邊境，以便和政府軍對抗。

反過來我們且看一下西政府方面所得於外國的幫助又是怎麼樣呢。牠除了在戰事開始時，法國內閣因受國內各工會的壓迫，曾供給西政府以二十二架驅逐機之外，以後就因嚴守其

所提出的「中立協定」而不敢有所動作，爲的「不願爲欲以軍火接濟叛軍者所藉口而償其願望」的緣故。甚至於西政府在戰事發生以前所定造的軍火，亦不許其由法運西，其和西國接壤邊境的警吏，對於旅客檢查軍火之嚴，直使英國、瑞典、比利時等國的救護隊，亦因其搜查過甚，而發出怨言。至於法國內地的警察對於軍火搜查之嚴，亦極認真。例如十月二十五日法警察在馬賽附近一酒肆中，抄獲法國左派接濟西政府大批軍火事件；又如十一月廿四日法國波爾多的警察扣留了幾輛欲往加塔魯雅省滿載軍用品的貨車，而那個因想得佣金而爲加省政府運輸糧食的某轉運公司的經理人，并遭逮捕。所以要想得到法國的軍火的接濟，怕不是有多麼希望的事。

那麼，蘇俄又怎樣？不錯，蘇俄確有幫助西政府的心。但一限於事實，相隔太遠了，接濟太不容易了。其次則限於協定，所以蘇俄運到西國的東西，只是滿載的牛油、餅乾、罐頭和肉類以及麵粉等等。雖說德的代表在倫敦「不干涉協定委員會」中，會有猛烈攻擊俄國將軍火幫助西政府的話。但所提出的證據，卻極渺茫，甚至所舉的船名及飛機廠名，根本是沒有的。比如意代表謂

蘇俄會將「高爾基廠」所製巨型飛機四架運濟西政府，但實際上俄國根本就沒有這個「高爾基廠」。法蘇以外，雖還有別的國家援助西政府，那就是墨西哥。但墨西哥所接濟的東西，似乎並不多。我們所知道的，只有八月中旬，墨西哥曾有二萬枝來福槍和二千萬發子彈運到馬德里。這和叛軍所得的接濟比起來，似未免太少了。然則，西政府完全失了外助嗎？事實也並不是這樣。全世界主張正義的人，全世界的農工階級，都是幫助西國人民的。因為這回的戰爭，是西國人民對抗外來的侵略的防衛戰。

在法國、英國、美國、蘇俄、荷蘭、比利時、瑞典、挪威、瑞士、南美各國、波蘭、羅馬尼亞等處的民衆都風起雲湧似的作募捐及派遣救護隊援助西班牙人民的運動。在八月一日，各國所集的捐款，就不下數萬萬佛郎。而且各國的民衆都有示威開會種種表示，聲援西班牙政府。其中尤以俄、法兩國爲甚。巴黎的幾十萬工人甚至會罷工一小時，以爲抗議。巴黎郊外及莫斯科聲援西政府的集會，每次都有數十萬的到會人數。甚至倫敦海德公園的集會，也有數萬人之衆。此外，各國各城市對西政府表同情的集會，也不勝枚舉。即使那素稱麻木的英國工黨，也表示憤慨，籌款并派該會

醫師前赴西班牙「協助該國民治主義者，反抗法西斯黨的侵略行爲。」甚至於在意大利特尼地方，也有冶金工人散發同情於西政府的傳單與標語。葡萄牙有一部分軍艦因爲反對葡政府對於西戰的干涉而叛變。此外意、德及其他各國反法西斯的義勇軍，赴前線幫助政府軍作戰的，前後也不下一萬數千人。

可是這種精神上與金錢上的援助，到底敵不過德、意兩國所供給叛軍的大砲和飛機。因此西班牙政府軍在沒有得到蘇俄和墨西哥的有力的幫助以前，着着失敗。勇敢的民團，赤手空拳，畢竟抵不住叛軍的長槍大砲。於是巴達瓦斯、伊侖相繼失陷。馬德里京城，亦告危急。直至現在，政府軍的反攻始有起色。下卽述這次戰事的經過。

西班牙這次內戰的經過，可分爲幾個時期來說。第一期，叛軍佔領南方各軍事要區，以爲作戰的根基。第二期叛軍佔領沿葡萄牙邊境地帶，使北方摩拉將軍的軍隊和南方佛蘭哥將軍的軍隊，取得聯絡，同時打開國境線，使德、意等國的軍火及技術人員得源源由葡邊輸進。第三期是伊侖及桑沙巴斯底安的奪取。這不但使叛軍獲得北方海口的出路，並且北部政府軍的聯絡，也

被切斷了，從此叛軍可以進而襲取西班牙軍用材料製造廠所在的比爾保及桑丹德兩地。第四期爲阿爾加沙堡的攻圍。此地得失，也極關重要，因爲這城失去之後，馬德里和外省的交通線多被切斷，而成被包圍之勢。現在可以說是入於第五期了。這就是馬德里的爭奪戰。這爭奪戰的開始，不妨說是在戰事開始時就開始的。然而大規模激烈的爭奪，則在多勒杜失去，阿爾加沙古堡解圍之後。可是這大規模的爭奪戰，到現在也有兩個多月了。馬德里雖已有一部分被叛軍佔據，但官軍猶作最後的抵抗，而且抵抗的猛烈越演越甚。所以此戰勝負誰屬，現在尙不可知。因爲馬德里雖不是個軍事要點，但牠究竟是首都。牠的得失在國際的觀感上，是有極大的關係的。

以上各役，各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兩方作戰的情形，均甚激烈。但除馬德里城的爭奪，勝敗尙不可知外，其餘各役，叛軍因靠着犀利的兵器和外力的幫助，以及幹練的指揮，都得了最後的勝利。

在戰爭第一期內，叛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政府軍猝不及防，更以德、意兩國的兵艦和飛機的掩護，安然渡過海峽，而佔據南部瀕海各城。但民團抗戰的精神，卻已顯示於世人之前。

了。拉里雅的數日混戰，塞維耶、加底斯、馬拉加的一再爭奪，馬德里、巴塞洛那叛軍的擊退，都是全靠民團之力。此時政府不得不將大部分的權力移讓於民衆。同時社會經濟的組織，也不得不隨着民意的要求而變更了。例如房租之減低及緩付，教會財產之沒收，人民入學的免費，工人軍事學校的設立，軍火廠及其他各重工業以及鐵路公司交通機關，由工會或政府收歸管理。糧食、軍火完全採取有組織的支配。這種變動特別在加塔魯雅省爲最甚，而也最澈底。我們可以說現在加省的政治及經濟的權力，差不多都落於農工階級手裏。而這些，卻是第一期戰爭所生的結果。

戰爭第二期始自八月中旬巴達瓦斯的爭奪戰。在這次戰爭中，叛軍因此地得失爲該軍生死之關鍵，故不惜以極大的犧牲，出諸非常殘忍的行爲，以期其必勝。在八月初旬叛軍即開始以極猛烈的砲火轟炸該城附近的村莊及城內無辜的平民，而農民方面亦不願他們在不久之前苦鬪經年所奪得的土地，再被人家輕易奪去，所以抗戰精神亦極英勇。因之，兩方均激烈搏鬥，爭持不下者有兩星期。終因此地靠近葡境，當時葡國除給叛軍以種種便利及接濟外，并派遣軍隊

鎮壓邊境，有意阻礙及牽制政府軍的行動。例如民團越過葡境的，即被繳械，拘往叛軍司令部槍決，而叛軍的軍隊卻可在其境內通過。所以民團雖「勇如猛獅」（路透社記者的話），也不免失敗了。至於城陷後的慘酷情形，我們在前面也曾略及。總之，叛軍入城後，不問老少男女都加殺戮，因為城中居民曾合力抵抗故也。當時路透社記者曾親眼看見在被叛軍押赴刑場的數百俘虜中，有年至六七十歲的老翁，也有十二三歲的孩子。他們都默不作聲，神情仍極堅決。

此役叛軍是勝利了，但該城已廬舍為墟，叛軍暴行，舉世為之切齒。為避免農民那樣堅決的抵抗，阻礙軍事進展起見，佛蘭哥將軍在事後不得不有改善農民生活的表示，以冀收復人心。

巴達瓦斯被佔後，叛軍南北兩系，已經取得聯絡。此時叛軍不但沒有橫被擊潰之虞，而且可以進而脅迫馬德里了。於是用其全力向伊倫進攻，遂使戰事入於第三期了。

伊倫之戰，是非常悲壯的。守軍民團在敵軍陸、海、空三面猛烈的環攻之下，並不屈服，他們仍勇敢地抵抗着，不肯輕易放棄寸土。叛軍以數目倍蓰素著猛勇的摩爾士著兵及客籍軍，用排山倒海的猛勢，向着守軍進撲，但守軍仍屹然不為撼動。叛軍乃不得不借助於外國飛機及技術員，

向官軍陣地及伊侖城內轟炸。這樣鏖戰數日之後，到了八月卅一日，該城地方當局乃勒令城中所有老少婦女全部出境，以免無辜犧牲，當時別離的情形是很悲慘的。很多女人不願離開她的丈夫或情人，雙親和子女，但迫於命令，不得不含淚揮別，嗚咽上車。而那班英勇的民團，卻高呼着與城同死生及共和萬歲的口號。此情此景，實不啻一幕悲壯欲絕的戲劇。

英勇的民團確實踐了他們的誓言。他們當婦女老少離城之後，曾盡力抗敵，作最後數日的掙扎，直到援盡彈絕，才慷慨赴義。他們起初在郊外抗敵，郊外失守，則退守城廂，城廂失陷，乃出諸巷戰，直至全城被燬，猶猛勇抗戰，死守每一寸土。最後還在國際橋畔肉搏多時，卒因彈盡槍折，而為殲滅。所以叛軍雖以伏屍遍野，血流滿衢的代價取得城池，然而他們所得的，只是敗瓦頽垣一片焦土而已。

在此戰役中，除了上述感人至深的民團抗戰情形外，還有下面二事，也值得載述。當民衆退出伊侖城時，對於什物用具無不盡量攜帶，其有笨重不勝負荷者，則悉數毀壞，以免落入敵人之手。這種情形實富有深長的意義，同時人心的趨向，亦由此概可想見。故在次日，巴黎小日報的社

論中，曾有下面一段話：「叛軍縱然獲得最後的勝利，但終不能收服人心，蓋藉外力屠殺同胞而取得之政權，揆諸情理，必無持久之可能。」此言確有見地。這是值得我們注意者一。其次亦堪注意者，即在這次悲壯的鬪爭中，除西班牙民團英勇就義外，他如德意法比各國的義勇軍殉難時的壯烈，亦足與此相媲美。他們只爲了自由、正義和反抗惡勢力，不遠千里而來，慷慨捐命而毫無所惜。這種高尚的英勇精神，實令人肅然起敬。這與那班在佛蘭哥將軍下面爲着強掠利慾而來的摩爾士著軍與外籍軍隊相比擬，相差何啻霄壤。但即使這種強掠利慾亦尙未能買盡人心。我們只看九月初，無數摩爾婦女擁進叛軍司令部要求彼等丈夫歸來及一般士人拒絕應募的情形，便可推知一二。結果，佛蘭哥將軍祇能用強徵的手段，強迫摩爾人赴前線去作戰，由此可見殖民地人民的命運是何等可悲！

伊命失陷後不久，桑沙巴斯底安亦相繼失守。這是因爲該地無險可守，以及巴斯克民族主義者不願其桑梓再受過分糜爛之故。但無政府黨人仍主堅決死守，當時遂有政府軍內鬨的傳說。叛軍因此得逞，而毫不費力地奪得桑城。

伊桑兩城失守後，影響所及，使比爾保亦有風聲鶴唳之勢。因為那裏有若干軍工廠，故亦為叛軍所垂涎之地。但不久，該地民食已獲得接濟，同時該城的無政府黨人，亦已取得當地政權而嚴陣以待。故叛軍如欲進攻該城，必受痛擊無疑。在這時候，叛軍包圍馬德里之形勢已成，官軍乃決意攻下困守在阿爾加沙古堡的殘留叛軍，以免軍事交通的要點，落於叛軍之手。而叛軍亦以該處關係重要，并為解救其被困在古堡的同軍將士起見，所以也出其全力以爭取該城。因此，比爾保得以暫時無事，而戰爭遂轉入於第四期了。

阿爾加沙古堡之被攻圍，歷時已九星期之久。堡內守軍係該堡的軍校學生居多，他們概係貴族子弟。惟因守軍曾挾持婦孺數百人為留守該堡之質品，故當時官軍頗存顧慮，而不敢猛攻。以致再三躊躇，直到叛軍外援馳至，才慌忙轟擊該城，但時機已失，已無法攻下，該堡且受內外夾攻而狼狽潰敗。這個軍事要點，便落在叛軍手裏，馬德里被包圍的嚴重局勢，於是形成。這不能不歸咎於官軍的優柔寡斷。

在這次的戰爭中，守堡的叛軍曾顯其非常的英勇與堅決，而使世人為之感嘆不置。的確，他

們是不顧死生，忍飢耐苦而不稍屈服，他們表示寧願戰死而不願投降。即在砲火圍攻糧盡援絕之際，仍不改變初心，而抵抗到底。這與伊侖民團抗戰的精神實堪前後相輝映。但他們畢竟和伊侖民團不同的，即後者不願累及無辜的婦孺，而前者卻挾婦孺以死守。當時哈瓦斯的訪員曾有如下一節的描寫：

「本日記者復目覩一極慘酷之景象，即政府軍一民兵語記者曰：『君欲觀一慘酷景象乎，請隨余來。』記者乃隨此民兵，在總督公署附近沙哥陀爾廣場轉角上，入一瑞士人所開之咖啡店，民兵乃偕余同登一彈痕累累之扶梯，至樓上窗口，即望見對面阿爾加沙宮斷垣之窗戶，窗上裝有鐵欄。欄內有一婦人正在高呼『夥伴，救我一命吧！請爲了你的母親，放我出來吧！沒有這鐵欄，我寧願跳下自殺了！』呼救至半小時之久，民兵仍無法行近窗前將其救出。迨該婦疲倦不堪時，始停止呼喊，而猶出手巾向鐵欄外揮動求救，未幾，此婦忽失所在，究係因中彈墮地，或爲叛軍瞥見迫其離開窗口，則記者與民兵皆不及覺察也。」

由此可知以無辜的婦孺作戰爭的犧牲，正是叛軍之中所慣用的一種手段。當戰事初起的

時候，加省的維克（Vich）鎮就有一個類同的故事。當時曾有一次，法西斯黨多人在和當地民衆鬪爭之後，被迫而逃進一所教堂裏。他們爲避免民衆的進攻起見，將適在教堂裏面的兩個小孩子放在前面，而他們卻執着槍躲在小孩們後面，遂使民衆不敢開槍向其射擊，以免傷及小孩。但至法西斯黨援軍將臨時，這兩個可憐的小孩，遂被他們犧牲了。

但阿爾加沙古堡的守軍竟用這方法而獲得勝利，且更贏得英雄的頭銜。而尤其重要的，即使叛軍在軍路上因此而佔有優越的地位。從此以後，馬德里大規模的爭奪戰便開始，而戰爭遂踏入第五期的現階段。

馬德里自戰事開始以來，即沒有一天停過烽火，在初有拉蒙達雅兵營的叛變，隨後又有京北瓜達拉馬山地的激戰。然靠着京中男女民兵勇敢的抗戰，以及從各省前來防衛首都的礦工、農民、工人等的協助，才鎮平叛亂，阻止北路穆拉將軍所統率的叛軍前進。可是瓜達拉馬山地的戰事，是沒有一天曾停止過的。不過形勢沒有那麼嚴重罷了。

可是自從多力杜失守，阿爾加沙古堡解圍之後，馬德里即處於被包圍狀態，中形勢乃突然

緊張起來。因此在九月廿七日，政府軍在多力杜慘敗之後，當局即發表告民衆書，請求各地人民前來參加首都的防衛。當時形勢的緊急，亦由此可見。同時佛蘭哥將軍此時得意忘形的大言，更足證明此時形勢之險惡。他在多力杜謂客曰：「目前不能稍費時日，馬德里之抵抗，實不值一笑。吾人一旦出發，即可直抵該城，吾人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其氣勢之盛，於此概可想見。

但佛蘭哥之出此言，似非全爲大言闊語。蓋叛軍當時擁有最新式的武器，及大隊飛機，實爲政府軍所望塵莫及。然自西政府發表告民衆書後，各地左派壯丁即紛紛應徵，從瓦稜西亞至馬德里的公路及鐵路上，車中都擠滿此類應徵壯丁及糧食。馬德里居民加入民團者亦甚衆，並即日開始操練。因此，佛蘭哥的預言，便不能完全應驗了。

但叛軍靠着犀利新式的武器，京北要地終於相繼被陷，形勢危急，與日俱增。政府乃於十月十日，下令統制燈火，並將京中兒童一萬二千人遷往東海濱。同時徵收冬季衣服被蓋，以供軍隊之用。

十月十二日，叛軍開始向首都總攻擊。民團雖猛烈抵抗，但因叛軍軍器較優，又有大隊飛機

之掩護及助攻，着着失敗。至此，總理兼陸長加巴伊也洛氏遂親任守城總司令，以示抵抗到底的決心。同時京中又作準備守衛，每夜十時，即把全城燈火熄滅，並嚴格節用取燧與燈火所需的電氣。人民均擁護政府的命令，毫無怨言。軍隊更遵守軍令，紀律甚佳。政府軍的抵抗力因此顯見增加。故在政府軍下令反攻後，叛軍即不能繼續前進。但叛軍仍依舊進攻，繼續不輟，結果卒將京城西北要地相繼攻陷。總統阿沙雅以勞軍爲名，避往巴塞洛那。當時海長浦里也多一派並有放棄馬德里之說。惟此說不爲民團所歡迎，其中尤以無政府一派，主張抵抗最力。政府遂亦決定死守，並在其致前綫將士通告中有「士兵雖不能前進，亦不應放棄陣地，與其退後一步，毋寧斃於敵手」的話。穆拉將軍部下的某軍官更向美聯社記者揚說「革命軍佔領首都時，至少有無政府黨及共產黨三萬名，將被槍決……」此種言論更激起了守軍的抗戰決心，而國際義勇軍之開到，人心更爲之一振。

可是當十月廿一日，叛軍總司令佛蘭哥將軍下總攻擊令，鏖戰十小時之後，政府軍的六道防綫，即逐一被擊破。同時首都西南主要屏障那伐爾加納羅亦告失守。至此屏障盡失，首都岌岌

可危。但京中人心，反爲激昂。在叛軍用十分隊三引擎飛機不斷轟炸守軍陣地，砲聲隆隆逼近首都之際，數千婦女結隊遊行於市，手攜紅旗，上書「不放彼等通過」等標語，並大呼「男女全部上前線」。她們擁入官軍總司令總理加巴伊也洛辦公室，要求動員全體居民，以衛首都。同時青年女子紛紛赴南郊西郭，助同民團守衛戰壕。在那兒有數千民團抱必死之志，以待攻擊。政府並任外長伐育爲最高軍事委員，裁撤參謀部，以統一軍權。由於人民堅決的抗戰精神，和當局斷然的處置，遂使叛軍即時攻入馬德里的企圖，不能實現。

此時蘇俄已決意退出不干涉西戰協定，故此後軍火自可向俄國採辦而不虞匱乏了。因此，叛軍雖派飛機百六十架到馬德里上空耀威勸降，葡政府雖已宣佈和西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但馬德里的軍心並不如何搖動。在大雨滂沱中，數千民衆均手攜鋤鏟及餐盒，赴近郊從事挖壕工作，而毫不退縮。巴塞洛那的工人也自動放棄其已得的加薪和減工權利，來援助戰事。同時政府方面爲增陣容起見，也發出兩道命令：一，京中所有男子，自二十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一律動員開赴前線。二，前線一帶人民來京避難者，京中居民應予收容，所需費用，則當按照居民財產多寡

爲比例，募集特捐以充之。

由於軍民一致決心的抗敵，和大批坦克、飛機的運到，官軍乃實行反攻。十月廿九日一役，擊落叛軍飛機數十架，克復了京南三重鎮，使一向屢戰屢勝的叛軍，猝遭意外的失敗。好多人都以歐戰時馬恩河之戰，來稱述此役。佛蘭哥將軍乃決用密集轟炸與嚴密包圍兩戰術，向馬德里轟炸。十一月四日，叛軍即向馬德里猛烈進攻，先以飛機百架轟炸，再以大隊坦克猛衝，戰事之激烈，爲前所未見。同時政府方面，亦調全部壯丁開赴前線抵禦。但因砲火過烈，被迫退卻。因此僅距馬德里九哩的格太斐飛機場，被叛軍佔領。叛軍伐里拉將軍於是又作豪語，謂新聞記者曰：「君等可通知全世界，謂馬德里將於本週內爲國民軍佔領」云云。叛軍政府所在的蒲爾哥方面，也忙着在籌備叛軍攻入馬德里城之慶祝。該地天主教堂在準備神聖紀念物，俾舉行慶祝勝利之聖餐會。當時形勢之危急，由此亦可推知一二。

自格太斐飛機場失陷後，首都防禦工程，更加緊進行。城中各大道之鋪路石子，悉行掘起，以供建築障礙物之用。據路透社記者云，此項建築工事，皆由年老之男女擔任，並由幼童從旁協助。

此後，佛蘭哥的圍攻馬德里更難得手，誠如叛軍某軍官所說，「在前，我們每次進佔以哩計，但現在只能以碼計了。」法佛西大橋的屢攻不下，及曼沙那里斯河之終不能越渡的情形，使佛蘭哥將軍失去了耐性。所以他便派了大隊的飛機到馬德里人煙稠密的地方，實行轟炸。此外城外的叛軍也以重砲向馬德里各區不斷轟擊，致無辜平民被炸死傷者極為衆多，即在十四日一日中，平民被炸死傷者便不下五百餘人，其中尤為慘酷者，即城中某校小學生多人，羣集校前遊戲時，不意叛軍飛機一彈擲下，這班天真的兒童，頓時血肉橫飛。這樣轟炸無辜的暴舉，即使叛軍中本國籍的駕駛員也發現天良，拒絕擲彈，故嗣後從事轟炸者，悉係外籍的德、意兩國人士了。

可是叛軍飛機的轟炸，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據十五日馬德里路透社電，謂在過去二週中，叛軍飛機，被政府軍飛機擊落者，不下百架之多。這是因為政府飛機技術較佳且速度較高之故。叛軍方面受到這樣大的損失，佛蘭哥將軍及其同黨乃不顧他們以防衛最高文化自任的誓約，從十一月十六日起，除以密集的重砲掩護摩洛哥軍精銳一再進撲官軍陣地外，更進而改用燃燒彈及空中魚雷向城內各處亂炸。這樣經過數日不斷的轟炸，京城中心區域完全化為瓦礫場了。

醫院、學校、博物館等文化機關亦罹此浩劫。據云當時城內最熱鬧的太陽廣場附近一帶，烈焰騰空，儼如一座火山。當時有一位現充叛軍軍官的著名鬪牛者，當夜在叛軍司令部塔上觀戰之際，看到馬德里滿天紅光的景象，便發言道：「吾輩正如昔日尼羅王觀羅馬大火。」在這句簡短的話中，當時馬德里的可怕情景，和叛軍愉快的心境，均已描寫淨盡了。

這樣轟炸的結果，佛蘭哥將軍「若守軍不降，當將全城燬滅」的豪語，固然見諸實現了，但五千餘名無辜的婦孺，橫罹慘禍，同時守軍的抗戰精神更形堅決。首都防委會於十一月廿二日下令京中所有婦孺全部出境，以免無辜受累，同時又可減少糧食的負擔，且使前線戰士知其家屬已無被轟炸之虞，更可安心作戰。十一月廿八日當局備好火車二百三十九輛，汽車二萬五千六百七十四輛，公共汽車二千五百六十輛，將馬德里城中非武裝居民二十萬人，悉數載運出境。

現在馬德里僅存男女的戰士們，他們將以更堅決的抗戰精神來對付佛蘭哥將軍，實無疑義。目前尤使佛蘭哥將軍及其同黨憂愁的，即除了比爾保、阿斯土里亞、及阿拉貢省等處的官軍反攻續有勝利，使叛軍軍力不免受其牽制外，馬德里前線一帶的情形，亦極為黯淡。數日來馬德

里不斷的雨雪，不但使叛軍飛機無用武之地，且使那素居熱帶的摩爾軍，驟然失去其戰鬥力。因此，叛軍的戰鬥力減弱，而處處反受守軍的壓迫。京畿附近各要衝遂被官軍控制，攻入大學城區之叛軍，也被包圍了。政府軍現則已組織就緒，且有大批軍械的接濟，佛蘭哥將軍因前此所採密集轟炸與嚴密包圍兩種戰術既均失敗，故擬改變作戰方略及放棄前鋒陣地。惟以目前形勢而論，則佛蘭哥將軍是否在戰略改變之後，能有獲勝的希望，實爲一大疑問。何況阿斯土里亞的官軍現在已向奧維也多猛烈進攻，北部桑丹特的政府軍亦向叛軍政府所在地蒲爾哥急速推進，似亦爲叛軍之一種威脅。兼以最近叛軍飛機及坦克車屢被政府軍炸壞，自亦失去實力不少。故叛軍今後如想獲得勝利，恐怕非如那位率領國際義勇軍幫政府作戰的克里培將軍所謂「叛軍今後苟不獲德元首希特勒或意首相慕沙里尼之助，決無成功之望」者不可，否則很難有把握。

自戰爭開始至今，爲時已閱四月餘，除財產之損失不能計算外，生命之損失，已達二十餘萬，這樣鉅大的死亡數目，雖已足使人觸目驚心，但比這更驚人的事情，也許還正開始吧。佛蘭哥將

軍如再失敗的話，雖他不一定公然請德、意大軍侵入西境，實行更大的屠殺，但在窮極無聊的時候，佛蘭哥將軍或將不惜利用毒瓦斯，以實現其口口聲聲爲防衛最高的文化而戰的使命。證之已往馬德里的被炸情形，這也許是免不了的事。那時無辜的人民，將遭到更慘酷的命運。虔誠的天主教徒，及以最高文化的防衛者自命的佛蘭哥將軍，將來究欲採取何種戰略，我們且拭目以待。

第七章 戰事發生後雙方的政治措施

四個多月來戰事的發展，既已到了現在相持不下的階段。此後勝負誰屬，固和國際間的外援有莫大關係，然而兩方內政的措施，對於民心的向背，其影響於未來雙方之成敗者，當亦不容

忽視。因就戰事發生後政府與叛軍兩方面的政治措施，約略述之如下。

自從七月十七日叛軍在摩洛哥發動後，馬德里的政局即發生嚴重的困難。所以在兩天之內，內閣就有兩次的更迭，從基羅加 (Quiroga) 而巴里奧 (Barrio)，再從巴里奧而吉拉爾 (Giral)。



前總理吉拉爾

吉氏雖比較急進，但其大部分的閣員，仍舊是基氏內閣時代的人物，而沒有甚麼變動。像這種以共和黨人爲中心的內閣，要望其能應付非常的局面，自是難乎其難。因爲西班牙在這個時候，實已到了非左卽右的交叉點，民衆已再不能靜待政府那種遊移莫決的態度了。

自從戰事發生以後，各大城市的工人團體卽自動地或者強迫着政府當局沒收大官僚、大地主、資本家、貴族、僧侶、教會的財產、房屋，而各地的農民也羣起而佔領大地主們的耕地和農莊。在巴塞洛那除了自治省革命防委會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外（其內容見上文），一切軍營也都改過名稱，如巴枯寧營、馬拉鐵斯達營、馬克斯營等等，而軍隊也有阿斯加索（這次動亂中在巴塞洛那戰死的著名無政府主義者）縱隊、杜魯底（現在沙拉哥沙前線指揮軍隊）縱隊等等名目。像民衆這樣的急進情形，而政府還存觀望的態度，甚至於在人道的觀念下，而有和叛軍成立諒解的企圖，因此，和前線的士兵不能取完全一致的步調。巴達瓦斯之陷落，於伊侖之失去，實因於孤軍抗戰乏援之故，對於此事，政府多少實不能辭其咎，無怪乎該兩處的前方戰士會嘖有煩言。

因此，在伊侖失陷的當兒，吉氏內閣也同告崩潰。繼之而起的，為社會黨的領袖加巴伊也洛。這內閣係以人民陣線為中心。新閣員中計社會黨員六名，共產黨員二名，此外左派共和黨，統一共和黨，加塔魯雅省左派和巴斯克國民黨，也各佔一名。新閣因有共產黨員及加氏的加入，左傾色彩雖極為濃厚，然因在全國工農階級裏面擁有最大勢力的無政府黨員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不肯參加的緣故，遂未免為該閣一大缺陷，而感到尙難足以應付當前的非常局勢。因此，到了九月十八日，勞動總同盟即提出改革西班牙全部政治組織之詳細計劃，其內容約略如下：

1. 組織國防會議，由社會主義派工人聯合會五人，工團主義派工會五人，共和黨四人組織之，而以加巴伊也洛總理為主席。

2. 政治改為聯邦制度，每一單位各設防務會議。

3. 改組政府各部。

4. 統一民衆保安隊，擔任警察事務，編練強迫性質之陸軍保安隊，作為設立陸軍總監之基本實力。

5. 設立人民法庭制度。
6. 實行銀行社會化，清理高利貸，廢止國家及地方債務。
7. 實行沒收教會及贊助叛徒者的財產，歸諸社會。
8. 積極的和平計劃。

9. 工團主義派與社會主義派各團體組織全國同盟，實施此項計劃。

此項計劃隨即送交政府各團體，并要求立即附議。不久即得到多數工團贊同，而且現已次第實行了。在此計劃發表不久之後，到了同月廿六日，加塔魯雅省政府當即實行改組，而組成一範圍較大之新加塔魯雅政府，內有共和黨員及共產黨員各三人，社會黨員及全國勞聯會員各四人。這裏最可注意的，便是無政府派的勞聯會員之加入閣席。該派素不主張參加政治運動，此次毅然加入閣席，實可說是破天荒的舉動。然為事勢所迫，為強固抗敵的陣線起見，該黨自不能不暫時取此非常的措置。自該黨加入政府之後，加省政治之左傾，乃更濃厚。十月廿四日，由加省自治邦各工會，與無政府主義者聯合會暨統一社會黨代表，簽定一種共同政綱，其要點如下：

資本主義者所辦企業，除小工業外，一概無償，予以沒收，以之改爲集產經營制。凡外國人所辦企業沒收之時，當酌給津貼。2. 全境各處房產均收歸市有，但小房產不在其例。3. 統一軍令，俾與叛軍繼續作殊死戰。4. 編練民團，強迫人民服役，并創設戰事工業。5. 所有農田均得施用集產，其不願採用此制者聽之。6. 實施職業團體制。7. 各銀行改歸國營。

此外，政府并於十月一日召開衆議院會議，核准政府之諸重要措施。開會時加閣全體閣員出席，議場及議院附近戒備極嚴。議員們因亂事影響，或因嫌疑被拘，或被叛軍截留，致出席議員祇有百人左右，其中包含左翼共和黨、加塔魯雅省左派、社會黨、共產黨、巴斯克天主教國民黨等。至中央派各黨，亦有議員二名出席，蘇俄駐西大使羅森培也出席旁聽。當議長巴里奧宣布開會時，即全體起立，爲爭自由而戰之全國海陸空軍戰士行敬禮。議長所致開幕辭，頗爲激昂，中有「西班牙寧願挺身而死，不願屈膝而生」的話。隨即全場一致通過巴斯克自治省憲法，及一九三七年度預算案，最後一致通過信任政府案。嗣即高呼共和萬歲，宣布休會，至十二月一日重開。當通過巴斯克自治省憲法時，巴斯克天主教國民黨發言，謂「吾人係基督教徒，然吾人來自民間，

故必擁護人民政府，爲反法西斯而奮鬥到底。」聽衆均熱烈鼓掌。從這點上，我們便可以約略看出人心的向背，就是素和社會主義格不相容的基督教徒，亦不願擁護佛蘭哥的法西斯政府了。

對於政府的信任案和巴斯克自治省憲法的通過，實爲此次衆院會議最重要的兩個議決案件。從此以後，不但可使巴省無動搖之虞，而且可使那勇敢善戰的巴斯克族益形堅決，反抗法西斯的鬪爭，而爲政府有力之援助。我們只看日來比爾保方面的戰鬪情形，便可知其重要。

但自多力杜失陷後，佛蘭哥將軍親率大軍十五萬及大隊的飛機、坦克，肆無忌憚地轟炸馬德里以來，首都的形勢，卽已危急。政府爲統一軍權增強抗敵力量起見，所以到了十月十六日，總理加巴伊也洛卽自任爲軍事最高領袖，直接統率軍隊，以作最後的鬪爭。同時爲求各派的協調，和團結各方的力量計，政府於十一月初更實行改組，仍以加氏爲總理，各閣員亦少有更動，但另加入無政府主義派四人及左翼共和黨一人，蓋以彌補前閣之缺陷，使抗敵陣線更形鞏固。關於此點，我們只看加氏在新閣成立後，所發出的布告便可知道。該布告中謂：

「國人乎！各種力量，凡反對法西斯主義者，既已悉數羅致，余當以時局真相告知國人，俾國

人一致奮起，捍衛首都。真相唯何，即敵人現已圍集首都四週是也。馬德里全城，與夫西班牙全國，若果決心拒敵，則敵人雖積極進攻，亦不難予以殲滅也。」

讀了上面布告，我們可以明白那位向和無政府派敵對的加巴伊也洛總理所以不惜一再邀請其宿敵加入內閣之故，同時我們也可以明白素不主張參加任何政府的無政府黨人破例登上政治舞臺的道理了。當反動勢力高壓的時候，那些非常的舉動，常是很自然的。

佛蘭哥將軍密集轟炸的戰策，使馬德里一度陷於極端的危險，於是政府不得已於十一月七日遷都瓦稜西亞，以便繼續和叛軍抗戰，效大戰時德軍迫近巴黎時，法政府遷至大西洋岸波爾多的辦法。同時又將藝術上科學上以及國庫準備金之全數，遷往安全地帶。此外更於馬德里組織國防委員會，擔任留守的事務。

西政府遷都瓦稜西亞後，仍照以前的政策進行，同時鑒於叛軍的士兵類多受叛軍將領的脅迫及欺瞞，因此在十一月底除在前線用極強度的擴音機向叛軍士兵宣傳勿受將領之給外，并在瓦稜西亞地方託請該地著名的燄火製造者，製成特別火箭，射入叛軍前哨。此等火箭落地

爆炸，卽有西班牙文與阿拉伯字之傳單迭出。此種傳單專對客籍軍與廢軍而發，其中詳述國民軍將領之罪惡。聞此種特別宣傳施行以後，叛軍前線將士頗有動搖之勢。

十二月一日，衆院於瓦稜西亞假該城市政廳舉行會議，當卽全體一致通過信任政府案，并議決若干重要案件。許多議員與來賓，相抱爲禮，互以戰事最後消息相告。同日西政府并訓令駐外各大使，說明內閣會議業已決定，西班牙繼續維持民治政體，保存國會制度。此種聲明實爲該國未來政體一種有力的保證。法西斯各國所謂西班牙赤化云云，只不過是一種含有作用的宣傳而已。

至於叛軍方面，其政治主張本以復辟爲主旨，可是自王黨領袖索台洛被殺，桑富和將軍又墮機慘死之後，幸運的榮冠卽落於佛蘭哥將軍的頭上。誰都知道佛蘭哥將軍的背後有德意、葡三國的謀臣武將，而且還有本國的策士如馬西、羅勃力斯之類。他們知道西班牙的民衆深恨帝制和獨裁，故在起事之初，卽勸叛軍將領以「救共和」爲名，誘迫士兵出戰。而佛蘭哥本人更以模稜兩可的言論，冀使一般人民稍緩其反抗之心。所以當其最初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時，卽謂

「此次反抗政府運動之目的，既非舉行復辟，更不欲樹立獨裁政制，因此兩者皆和西班牙民意不相符合故也。」并謂「此次參加戰事各項軍隊一俟獲勝後，即當回駐原防」云。到了七月三十日，佛蘭哥又對路透社記者說：「他的目的在協助國家，剷除共黨，此次舉事不僅爲國家問題，且爲國際問題。故英、德、意對西班牙之革命運動，必表同情於彼之成功。」并稱「西政府之能否維持，全視莫斯科與法之人民陣線政府所予協助之程度而定」云。

八月八日，佛蘭哥就南部各路總司令之職。此時叛軍勢力已日漸擴大，故佛蘭哥在同月十日接見新聞記者時，雖仍宣稱要以共和旗爲叛軍正式旗號，然已漸露其獨裁的趨向了。例如他說「如吾人勝利，則新西班牙將根據職團制度，或根據葡萄牙、意大利、德意志建國之同樣方針以治國。一俟吾人完全佔領西班牙後，凡屬加入革命軍協同反抗政府之公民，均須解甲。彼等將不復參預政治事務」云。隨着叛軍即在蒲爾哥斯成立軍政府，而以加巴納耶斯將軍爲主席。嗣後叛軍日佔優勢，迨南北兩路取得聯絡之後，似已有恃無恐。於是蒲爾哥斯的叛軍政府即於八月三十日頒佈命令，恢復君主時代的三色國旗，以表明其復辟的趨向。然而西班牙本國民衆並

沒像叛軍的將領與謀士們所想像的那樣易欺。他們並不願跟隨叛軍將領之後，來「救共和國」，反之，民衆卻到處自動地組成民團，來與叛軍對抗；而一方面摩洛哥的土人亦對叛軍漸形不滿，他們拒絕應募入伍，并有公開革命之勢。九月一日阿拉伯婦女一千五百人羣集叛軍總司令部，要求給彼等丈夫消息，及發給當時所允供給的糧食金錢，便是一個顯例。所以叛軍除以高壓手段對待土人改招募爲強徵外，并聽從德國外交部的忠告，向西屬摩洛哥境內阿拉伯族各領袖，提供諾言，允俟勝利之後，即當以廣泛自治權，畀予土著，及允許其發行如里夫族報之民族主義報。

民團的風起雲湧，使叛軍首領們覺得欺瞞的策略不易行，因此遂揭開其本來面目了。九月十五日北路總司令穆拉將軍發表其公開演說時，曾謂「吾人所要求者，乃西班牙當在歐洲居於重要地位。吾人獲勝之後既不欲在國際上處於孤立，亦不願他國橫加干涉，計惟恢復傳統的君主制，始可維護國家的獨立。要之，吾人目的乃在建設統一的強有力的天主教的西班牙，此外，并當在統一民族之下成立區域自治制。」同日，蒲爾哥斯政府又頒佈命令，內令任何人凡自本

年二月以後加入人民陣線者，均認爲不法之徒，其所保有之動產與不動產，當予以沒收。至是，叛軍已公然主張恢復其君主制，而不再隱諱了。

九月廿八日，佛蘭哥被任爲叛軍總司令，穆拉則被任爲前敵總指揮。蒲爾哥斯政府并以此項任命狀通知各國。其次日，佛氏對於阿爾加沙古堡解圍後的守軍演說時，有「從今而後，吾曹當以西班牙帝國之建設者自任」之語。

十月一日，叛軍政府主席加巴納耶斯（Caballero）以軍政府名義，推舉佛蘭哥將軍爲西班牙國首領。佛蘭哥旋即就職，并決定軍政府掌握軍政全權。同時并向衆演說，略稱「我軍已將西班牙從蘇俄共產主義之毒手中救出，而還諸西班牙人。吾人之權力強大有餘，足使人人尊敬之并服從之。革命運動乃係民衆之運動，我軍之所以起義，乃係爲民衆與中產階級謀福利，因之無往而不受民衆之擁戴。外國若有反對我國新政局者，我人自當與之絕交。」并於當晚發表廣播演說，說明其政治主張，略謂「新政府應採權威制度，而以軍人爲中心。地方自治權雖將予以尊重，但以不削弱國家權力爲限度。并主張保護勞工利益，防止過度資本主義，工人應獲公允

之報酬，并參加分紅，但必與「富庶者」忠誠合作。關於土地，則主張保障家族世襲財產。」此演說的前半段，係爲滿足王黨的願望，而後半段則爲迎合法西斯之意趣。

次日，佛氏更向世界發表新政府組織，略謂「西班牙將根據獨裁主義，創立新政局，對於傳統習慣與國民福利，及國家之統一與歷史的沿革，將兼籌並顧。政府并將擁護天主教，優待同文同種之國家，對於各國維持親善關係，惟蘇俄不在此例。」佛氏演說畢，即下令宣布實行獨裁制，設立臨時國務院，并設七項專門委員會，即（1）財政委員會，（2）司法委員會，（3）工商業委員會，（4）農業委員會，（5）勞工委員會，（6）教育委員會，（7）建設委員會。此外又設置外交部，兼管宣傳事宜。各項法令須經軍政府元首核准，始發生效力，并任命軍政府前主席加巴納耶斯將軍爲陸軍教育總監，穆拉將軍連任北路司令，德里亞諾將軍升任南路司令。

臨時國務院組成的次日，佛氏再向西班牙人民發表宣言稱，新西班牙將取法葡萄牙實行職團制，并絕對保證爲全體人民謀得工作，不受資本主義之束縛，并將規定最低工資，凡工人前所獲之權利，均予尊重，唯社會上一般「寄生蟲」均將予以消滅。至於羅馬天主教會，則將與之

成立和諧協定。此項宣言發表後，並沒有得到人民的擁護。因此，佛蘭哥於十月廿二日再對哈瓦斯社訪員發表其政治主張，以冀收服人心於萬一，略謂「國民軍政府乃係爲人民服務之政府，而於中產階級及貧苦者尤當予以扶掖。若謂吾人欲保障資本主義之特權，則謬莫甚焉。今後各業工人所得工資，當以工廠盈餘爲比例。工人生活水準亦當在國家經濟所許可之範圍內加以提高。至於農田方面，則國民軍政府擬設立一種『家庭財產』制。所有田產務當由材能最爲優長之子孫加以繼承而不復分授全體子孫，庶免土地之分裂」云。

佛蘭哥將軍在這些宣言中，已經完全現出了法西斯的面目。所謂共和與民意已經不在他的記憶中了。然這是不足爲怪的，我們要曉得這時候正是佛蘭哥師出必勝得意忘形的當兒。譬如十二月七日當馬德里十分危急的時候，據路透社的消息，佛蘭哥將軍早已擬成了新政府的詳細計劃。同時，從內戰發生以後，即留居葡京里斯本的天主教，人民行動黨的領袖羅勃力斯君亦宣布其軍治的主張。他發表宣言，促其同黨棄其政黨制服而衣國民軍戎裝。并謂政黨之時代已過去，西班牙現需軍事紀律。凡屬黨員均應充戰士，服從主將命令，以迄於內戰終止而後已。至

是軍權已高於一切，而佛蘭哥將軍亦就名符其實而為叛軍佔領地的唯一獨裁者了。因此，佛蘭哥將軍所作所為，也就更無忌憚。馬德里攻不進，他就用燒夷彈，但又不能進，這時不幸竟如我所料，他用起「綠十字瓦斯」來了。

讀者諸君如果記起佛蘭哥將軍在戰事初起時，所謂「此項反抗政府之目的，既非舉行復辟，更不欲樹立獨裁政制，因此兩者皆和西班牙民意不相符合故也……」的話，則以佛蘭哥將軍現在之舉措，是否能得到民意的贊同，似可不用細說。無怪馬德里越攻越難攻下，軍心越打越動搖，而叛軍的首府蒲爾哥斯城反受脅迫而有失敗之徵。故此後兩方的勝負，似已不繫乎內政的得失，而全在國際之情勢如何以為斷。下面我們要略述一下國際錯綜情形，以明西班牙戰亂未來的趨勢。

第八章 國際間的錯綜狀況

在上面我們曾說過各國對於雙方的祖護情形，以及惶惶不可終日的氣勢，而且雙方的勝敗，似亦跟着國際形勢的推移以爲斷。然則其故安在？於此我們便不能不把國際形勢略予敘述。

自從日本強佔我東三省，國聯威勢失墮之後，各帝國主義者便爲所欲爲，而更毫無忌憚。初有德廢和約之舉，隨着又有意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的事情，這一切更激起了歐局不安的形勢。因此，法、俄起而訂立互助協約，再進而提倡集體安全制，冀以阻止戰禍於萬一。但這在德國看起來，所謂俄、法互助協約，實爲對德的一種威脅，故亦急起直追，而組成意、德、奧的法西斯集團，以爲抵抗。這兩集團結成之後，戰爭的危險，也就更急迫了。各國爲自身的利害計，不惜用盡手段，拉攏有益於己的與國。例如德、法對於波蘭的極力拉攏，意大利對於奧、匈的頻送秋波，卽其明證。

西班牙所處的地理位置，正是在法西斯集團與反法西斯集團軍事上所必爭的要點。如果西班牙一旦而成爲德意的聯邦，則法國不僅有被法西斯主義集團包圍之虞，並且牠與其非洲殖民地的交通，也有被切斷的危險。又如休達港爲意所佔有，則英之直布羅陀也將失去其具有控制地中海咽喉之重要性了。反之，如西班牙內爲法俄的同盟，則法西斯主義在地中海的勢力，當爲之削弱不少，意大利不但時有受英國艦隊襲擊的可能，而且法國亦可無後顧之憂，得以專心對付德國之進襲。其於將來軍事上之勝敗，固極重要。

我們知道意大利自慕沙里尼執政以來，表面上雖日趨興盛，但內部則因壓抑過甚，人民之嗟怨，正與表面的興盛成正比例。所以慕氏如欲維持其政權，則除向外發展，轉移本國人民之觀念外，別無他策。阿比西尼亞之征服，卽係此故。可是這樣，便不免要到處和那個殖民地逼及全球的大英帝國主義者發生種種利害衝突了。故當意大利征伐阿國的時候，英國因其利益有受損之虞，大有訴諸武力之概。時英國艦隊滿佈在地中海上，使意大利受到極大的威脅。因爲意大利處在地中海的中央，而地中海的東西兩門戶，蘇彝士運河和直布羅陀海峽，卻都握在英人手裏。

故英、意當時如發生衝突，則意大利的遠征軍不但有被斷絕歸路之虞，且亦無法阻止英國大西洋艦隊之進出，使其本境亦有遭受攻擊的危險。這種在地勢上所處的不利地位，實予意大利以很大的苦惱。故為滅英國的威脅起見，意國自不能不另找出路，以改變其處境。

這時恰巧西班牙的王黨和法西斯主義者自二月間在政治上失勢之後，無法自力翻身，正在需要外援之際，因此便與意大利結成了互利的密約。意大利以飛機、大砲、子彈及其他軍需品和技術人員幫助叛軍，而叛軍方面則以足以控制直布羅陀的休達港，及可為地中海海軍根據地的巴勒亞力斯羣島（Iles Baléares）中的若干島嶼相贈。這樣意大利不但在地中海的地位，可以攻守自足，而且在西歐又多了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同志國家，更增加了法西斯主義集團的威勢，所以不顧一切，悍然為叛軍助。

至於德國的情形，也同意意大利差不多。德國自希特勒執政後，國內的情形，和意大利並無二致。進兵萊茵，及廢棄凡爾塞條約與羅迦諾條約諸對外表現，大半也是以之轉換國人的觀感，以保持其政權。因此，希氏不得不鼓動殖民地的開拓和國際戰爭，使人民的視線一致對外而減少

其對內政方面的反抗情感。當西班牙的叛軍領袖前來結納他而願以北非的卡那利亞斯羣島 (Islas Canarias) 和巴勒亞力斯羣島中的馬翁港 (Mahon) 交換德國軍火的接濟和技術人員時，希特勒自然是喜出望外，沒有不盡力相助的道理。因為卡那利亞斯羣島實為開拓北非殖民地最好的根據地；同時馬翁港亦為地中海的要港，德國若得該島，則一旦歐陸戰爭爆發，德國可將法國本部與其非洲殖民地的交通線切斷，而使法國一向恃以為助之菲屬黑人兵，有望洋莫渡之嘆。

至於葡萄牙的幫助叛軍，雖亦有點領土野心——例如葡國想將西屬接鄰該國的加里西亞省劃入自己領域的企圖——但就大體而論，則葡國之幫助叛軍，實因葡、西兩國境地相接，歷史、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情形亦多類似之故。葡國的統治階級眼看着西班牙自左派政黨執政以後，革命高潮逐日怒漲，深恐其本國人民受其影響，而亦繼起革命，因此，也就同情叛軍而予以有力的幫助了。

至於法、俄等國則是站在政府軍方面，雖然牠們不像德、意、葡等國那樣明目張膽地幫助政

府軍，但至少在精神方面，是爲政府軍聲援的。這是因爲自本年二月西班牙左派政黨登臺之後，其政綱與設施，正和法、俄等國差不多，而且成爲了集體安全制一個有力的支柱。如果西班牙竟爲法西斯主義集團所資助的叛軍所征服，則法國不僅失去一個利害關係密切的國家，同時在軍事的觀點上，亦處於極不利的地位。我們只看西班牙總統阿沙雅在亂事發生不久後所發表的一段談話，便可十分明白。他說：「法國邊界，現已非復壁立千仞之比里尼奧斯山，而爲馬德里近畿之瓜達拉馬山。共和主義派與法西斯黨方在該處決戰。法西斯黨如果獲勝，則法國南疆，今後恐難高枕無憂；不寧唯是，巴勒亞力斯羣島與西屬摩洛哥之休達港，均足成爲強固之海軍根據地，他國一旦佔據之，則地中海形勢，將有何變動？法國本部與非洲屬地間之交通線，又將受何影響乎？」這就是法國在西亂發生以來所以那樣着急，努力爲政府軍聲援的原因了。

但俄國爲甚麼又要那樣出力，爲西政府聲援呢？這是因爲牠除了和法國有相同的處境外，還有更深的苦痛和危險。我們都知道俄、德、意雖都是獨裁的國家，但意、德是以打倒赤化爲口號的。故牠倆是蘇俄的大敵，現在如果西班牙也加入牠們的集團，則蘇俄又多了一個新的敵人。何

況蘇俄國內亦有難言之隱，例如連年反革命案之多，即是國內不安的明證。史達林如欲維護其政權，則轉移人民視線，使一致對外，也是必要的。這也是俄國幫助西班牙政府的一原因。

在這次西亂經過中，英國的態度最爲動搖。在初英政府恐怕西班牙左翼勢力得勝以後，會影響到歐陸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尤其是牠的半殖民地國葡萄牙，更有隨之發生革命的可能。因此在西班牙戰亂初起時，牠是表同情於叛軍的。但後來看到叛軍背後的支持者德意的態度，以及牠們之間所訂的密約，處處都足爲英國在地中海的利益的威脅，所以便聯合法國提出不干涉協定，然而無論如何，英國對於左翼運動及蘇俄都存戒心，故在不干涉協定委員會辯論的時候，英國常是抑俄祖葡的。

此外，還有一個國家和此次西班牙戰事較有直接關係的，便是墨西哥。墨政府的幫助西政府，原因似沒有他國那樣複雜。牠是完全因爲反法西斯集團的勢力之膨脹，起而援助西政府的。墨總統加丹那斯在國會中曾爲運軍火接濟西政府作辯護，說了下面一段話：「此事是正常的，因爲西、墨兩國邦交親睦，而馬德里政府又是合於憲法的政府。」這單純的理由，表明了墨國對

於同派共和主義國家的關切的情緒。

此外世界各國自然並不是對於西國亂事完全漠視，惟以沒有直接利害相關，故隨在各大國後面而各爲其所屬的集團遙爲聲援。我們既已明白各國之間和西國內亂中兩方的勝敗有如是緊要的關連，自無怪各國盡其全力以助其同派，爭到最後的勝利。

當本年七月十七日叛軍舉事的時候，很多人都以爲這種得不到人民幫助的叛亂，不久必被左翼政府所平服，萬料不到叛軍的擴展竟與日俱盛。無疑地，這完全是受法西斯集團的支持。其確實證據，在戰事展開一章中，已一再說及。現在要論述的，是亂事發生以後國際間的明爭暗鬭的形。

法國當戰亂初起時，本想給西政府以有力的幫助，使內亂早日平定，但第一受着國內右派人士的反對和攻擊，其次又慮國際發生嚴重糾紛，此外并害怕西國左翼過於得勢，會影響到法國社會的不安，故不得已一再聲明中立態度，并盼各國也能夠一致遵守。可是意、德的飛機、大砲頻頻輸到叛軍營裏，卻打破了法國這個迷夢，因此，不得不再進一步而採取不干涉協定。據說這

中立的策略以及不干涉協定的提出，是基於英國的暗示。因為當西班牙叛亂發生後，法國政府即徬徨躊躇，不知所從。這時，英國政府竭力勸牠不要干涉。因為在法西斯的叛變爆發前，曾傳說西國有蘇維埃制度之設立。這消息傳到倫敦，遂使官方惴惴不安，害怕西班牙實行社會革命；因此，以為對於西政府的軍火接濟，如落於「極端主義者」之手，則甚危險。雖然西政府卻沒法不使軍火落入這種分子的手中，可是英國終不放心。所以當叛亂初發的時候，英屬直布羅陀總督那種偏袒叛軍的舉措，葡外長蒙德羅的特蒞倫敦與英當局討論西班牙時局，以及佛蘭哥將軍對路透社記者談話，有謂「英、德、意三國對西班牙叛軍運動，必表示同情」云云，其中都有綫索可尋。可是叛軍和德、意所訂的密約，卻使英國更形驚惶，蓋叛軍如果勝利，則英國此後在地中海所處的優越地位，將被意大利奪去無疑。因此英國態度遂轉變，而暗示法國提出不干涉協定，並與以有力的聲援。

七月廿五日，法國國務會議議決禁止將任何軍用品運往西班牙，以「恪守對他國內政絕不干預的傳統政策。」可是同時德、意等國卻藉口「保護僑民的安全，」派遣大批軍艦駛往西

西班牙，用以證明其不捨棄子孫之決心，而這些軍艦卻滿載着運給叛軍的飛機和大砲。這使法國焦急。到了八月初旬，法國不得不提出不干涉協定的草案，內規定締約各國不得以各種軍械、軍火、與軍用、民用飛機及各種軍艦售予西班牙的雙方軍隊。截至六日止，除了葡國尚未答覆外，有英、俄、德、意、比、荷、捷七國已提出覆文，原則上表示接受。其中德以要求俄加入，而英則以意國之同意為接受的條件，同時美國也自動地聲明遵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傳統政策，以避免干涉西班牙的不幸時局。至於意、德兩國雖表面贊成，但都另外附有無法辦到的要求，請法政府加以解釋：1. 民衆示威，報紙宣傳，募捐款項，徵集義軍等，是否亦是干涉？2. 不干涉的擔保，對於私人是否亦有同樣拘束的力量？3. 法政府能否擔保不干涉協定的履行？同時德國也提出類似的條件，即1. 阻止在財政上援助西班牙。2. 不許人民自願向西國雙方交戰團體投効。俄國方面亦提出兩種願望：1. 再邀葡國參加此項協定。2. 若干國家援助叛軍反抗西班牙合法政府，此種行動應即停止。十日，葡萄牙在原則上表示贊同，並亦要求三點，請英、法滿意答覆：1. 蘇俄亦有參加此協定之必要。2. 西班牙內戰雙方應尊重丹吉爾之國際區域。3. 西班牙境內之共產主義如一發而不

可遇，或入於無政府狀態時，葡政府安全上所感受的危險，要求保證。意國所以提出要求者，蓋因當時各國民衆，或集會示威，或募捐送藥，或組救護隊及義勇軍親往前線，爲西政府聲援。葡國則因當時大都仍忠於政府的西班牙艦隊，類多停泊於丹吉爾港，時出而阻止叛軍之渡海，故有此要求。至於俄國所以提要求，無非想阻止德意對於叛軍的繼續資助。

在這種情形下成立的協定，實只有空名而已。西班牙當局有鑒於此，除向法國提出抗議，謂「在不干涉協定，實與保守中立之真正願望不相符合」外，并提出兩項意見：1. 主張設立國際委員會，以監察不干涉協定之實施，并由各國軍艦，組織國際艦隊，駐泊西國海岸，藉以防止私運軍火行爲。2. 西國政府向丹吉爾港國際委員會之請，已將停泊該港之軍艦悉數調開。西政府之所以出此，無非委曲求全，俾免妨害歐洲和平，但國際委員會對於丹吉爾港中立制度，加以曲解，則非西政府所能苟同云。

誠然，西政府是徇着國際的願望，說得好一點是徇着意、葡、德、法、西斯集團的願望，把本國軍艦悉數調開了。可是各國卻並未允許西政府的請求，來組織國際艦隊，防止私運軍火行爲。因此，

叛軍依舊得着大量軍火與技術人員之接濟，國際形勢更爲嚴重。這時美當局遂有恢復歐洲艦隊的討論，以爲應付西亂所引起的危局。但西政府卻因受中立政策的拘束而斷絕了軍用品的來源，陷於被封鎖的狀態了。

八月十五日，英、法正式成立對西不干涉協定，並邀德、意、俄、葡四國參加。俄國當即無條件接受，德、意、葡三國則故意延宕，直到巴達瓦斯失守，叛軍勝利可操左券之時，德、意兩國才附有保留的贊同，可是飛機大砲卻依舊照樣輸送。這使英國甚爲焦急，於是在八月十九日用商務部的命令，禁止一切軍用品前往西班牙本部及西班牙屬地，並取消以前對西輸出軍火的護照。英國所以有此舉動，無非想以身作則，希望他國起而效尤。可是德國這時卻藉口於西艦之搜查其商船，反有派艦前往攻擊巴塞洛那的表示，遂使時局更爲混沌。

八月廿一日，意國未待法國答覆對其所徇的各點，即自動覆文表示完全接受法國的建議，此項覆文的要點有四：1. 意國應允禁止軍器、彈藥與各項軍用品輸往西班牙及西班牙屬地。2. 關於訂購上述各項戰具之現行契約，亦適用此項禁令。3. 他國政府凡採同樣辦法者，意國應允

與之時常接洽。4. 一俟英、法、德、俄、葡五國政府參加上述辦法後，意國政府即將上項宣言，付諸實施。同時又主張禁止私人捐款及志願投効兩事。末更謂全歐所有製造軍火國家，悉應提供同樣諾言云。這種突如其來的懇切覆文，據說當時曾使英、法當局非常滿意。但一檢自意國提出接受法國建議以後的運械遣軍接濟叛軍的情形，即可感覺此中的微妙了。

八月廿四日，德政府亦依樣宣布禁止軍械、彈藥及其他戰品運往西班牙。同時又攻擊蘇俄有赤化西班牙的野心，並指責其充實西方防務及提早入伍年齡之舉，為含有侵略性質的行動。因此，德國除聯結奧、匈等國企圖成立反俄聯合陣線外，並延長兵役年限一年，使其現役陸軍增至百萬。同時意國亦增募殖民地駐軍，並在遙對西班牙的那不勒斯等處舉行十六萬人的陸軍大會操，對西政府作有力的示威行動。可是他方面，法國左派各黨十萬人亦在巴黎近郊集會示威，高呼「以飛機接濟西班牙」的口號。英國工黨也要求政府給與西政府合法幫助。此時俄國也大舉行航空演習。兩方對峙的形勢，因此更形尖銳。英、法當局鑒於此種情形的危險，乃積極進行不干涉協定的有效實行。並除英、法、德、俄等國外，更邀比、希、奧、瑞等十八國共同商酌。至此葡葡

牙始提出接受的照會，其中除攻擊無政府主義派及共產黨外，主張1. 調解兩戰團團體。2. 保障西方文化，俾勿為共產主義所摧毀。3. 與確有統治能力之中央及地方當局保持來往。4. 西國境內若有新政府產生，對於兩戰團團體，即認為正式交戰團體。葡國這些主張，無疑是袒護叛軍方面的。因為蒲爾哥斯政府尙未經各國承認，自難認為交戰團體。至謂共產主義云云，更言外有意。國際形勢的脅迫，使俄、西兩國在外交上不得不捐棄前嫌，言歸於好。八月廿七日，俄政府正式任命該國駐日內瓦副辦事員羅森培為駐西班牙大使。廿八日羅氏抵馬德里就任。於是西政府遂得一個有力的支持者，而國際衝突也更白熱化了。這時德國為對抗俄國起見，頗有拉攏英、法兩國為己助之意，故當德大使里賓特羅甫蒞英就任時，曾有請英一同反共的表示，而德經濟部長沙赫特博士更有赴法專訪問白倫總理之行。至於英、法兩國也因當前局勢，而各自打算。蓋此時英國有英、埃軍事互助條約的訂立。法國則有法、波舊日同盟之恢復。同時，兩國兵額，也實行擴充。

意、德、葡雖接受了法國提出的不干涉協定，可是牠們卻不願諾言，更積極幫助叛軍。為避免

國際局面嚴重起見，英國於九月初再促請德、葡合作，同時竭力贊成法國所提出的調整委員會之組織。九月三日，蘇俄、匈牙利、芬蘭三國首先贊成加入。至九月七日，參加者已有廿四國，並於九日在英外交部舉行首次會議。當時歐洲各國都派代表出席，獨葡國未派員參加。德、意兩國代表則明白提出保留案，謂須請示各本國政府後，始能決定。

在這期間，有兩事殊值我們注意的，即1. 葡國有兩隻兵艦因憤葡國當局干涉西班牙內亂，積極幫助叛軍，而實行叛變。2. 德國社黨於九日在紐倫堡舉行大會時，曾公然揭示「布爾塞維克主義為世界第一公敵」的標語，痛詆蘇俄，而明白向其挑戰。結果遂使葡國當局更形恐慌，而不得不更盡其力幫助西班牙叛軍，消滅左派勢力，以免本國受到革命高潮的影響。而俄國方面也因德國的挑釁態度，更覺有維護西政府以為己助的必要，不然，俄國則將多一個勁敵。蓋在九月中旬，蒲爾哥斯叛軍政府主席加納耶斯在告德國人民書中，曾有下面一段話：「西班牙人民今日為保護祖國反對無政府及共產主義之破壞而奮鬥，乃承德國人民予以友誼之同情，精神之援助，西班牙人民，自當永矢勿忘……彼莫斯科之徒，欲奴役全世界，而貴國領袖與人民乃挺

身而出，擔任東方之前衛，今吾人自亦深願擔任西方之前衛。值茲歐洲前途危急之秋，西方前衛亦與東方前衛共同重要也。」由此更可明白德、俄對於西班牙內爭的態度。同時不干涉協定生效之難，亦可想見。所以不干涉調委會開會後，德、意、葡依舊以軍械、子彈、金錢、士兵、技術人員，不斷供給叛軍。而俄國的飛機，亦次第運進西班牙境內。

可是俄國究因地理上的關係，接濟自較困難，且亦不敢像德、意、葡那樣悍然不顧一切而行動。這於政府軍方面，自然甚為不利。因此，西外長伐育氏於九月廿五日國聯開會時，不得不作不平之鳴。他說：「所謂不干涉者，乃代叛軍作積極的干涉，藉以封鎖西班牙政府耳。」這確是實話。同時伐氏又以備忘錄送至國聯祕書處，臚舉德、意、葡等國破壞不干涉西班牙內戰協定之行動，謂此等國家不僅以軍械、子彈、飛機取道葡國運給叛軍，甚至更供給坦克車。這些事實公開舉發之後，再經英政府從中的斡旋，葡萄牙才正式派代表加入不干涉調整委員會。其無誠意亦於此可知。

正當日內瓦擾攘之際，忽然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那就是「意國官兵參加瑪育加島的叛

亂。據巴黎晨報所說，地中海西屬馬育加島之叛軍，係由意大利羅西將軍爲其首領。這消息使英國頗生疑懼。牠害怕西班牙叛軍得勝之後，羅西將軍依舊爲叛軍服務，而使英國地中海上的利益受其威脅，因此頗有改變態度採取強硬行動，以資應付之勢，雖然牠仍不願贊成俄法將此事件提出於調整委員會討論之議。但自叛軍政府對英當局提出滿意的保證之後，前此英政府不勝猜疑的事件，即渙然冰釋。因此當十月二日國聯西班牙代表團提出德意等國破壞不干涉協定的許多證據時，英國依然繼續其維持現狀的妥協政策。

這種情形的繼續，實使俄國不能忍受。所以不干涉西亂委員會的俄國代表卡昂氏便於十月七日發表了一篇類乎哀的美敦書的演說辭。他除臚舉德意、葡各國破壞不干涉協定的證據，以及不干涉協定所造成不利於西政府的形勢外，鄭重宣稱「如違反不干涉協定之舉動不立即停止，該政府即認定本身不能再受該協定的拘束。」此項演辭之發表，無異宣布不干涉調整委員會的死刑。當時各國均深感不安，英政府乃提出一建議，冀以解救此危難。此項建議，主張將各方面所指責德、葡三國干涉西班牙內亂的文件，送交該三國政府，請其答覆，俾使蘇俄暫時

不至於退出調整委員會。

十月九日調整委員會召集第二次會議。當時葡國代表在激烈否認俄國所舉證據後，即拂然退出會場。德、意兩國代表也接着痛斥俄代表，而俄代表也反唇相譏，並堅持原議，設法終止違反協定事情之繼續。同時，西代表又列舉意大利干涉西國內亂的證據。據云攻陷地中海伊比沙島的叛軍千餘人中，西國士兵只有三百人，其餘都是意大利籍，這些意籍士兵是由意國兵艦和飛機護送抵港的。這使俄代表的態度，更爲強硬。在此相持的形勢下，法代表爲調和兩派的爭端，而不欲觸犯德、意兩國，所以主張以外交換文之方法，處理法、西國家與反法、西國家之爭端。其辦法即由委員會主席潑萊茅斯爵士以馬德里政府對於意、德、葡三國之指摘，要求三國答覆，并以蘇、俄之抗議遞交葡萄牙政府，要求正式批評。至於蘇、俄所提簡派委員至西、葡兩國邊境，實地視察之議，則暫時擱置。這項辦法的提出，不能不說是蘇、俄代表外交上的慘敗。但不干涉調整委員會之有名無實，由此更可想見。

十月十二日，蘇、俄駐英代表卡昂向調整委員會提出第二次的節略，要求制止違反協定之

事。十四日，俄代表又偕俄國駐英大使邁斯基親往外部，訪外部次官，調委會主席潑氏，要求取最嚴厲之監督辦法，對付葡國，可是英、法兩國政府有所顧忌，不敢切實執行此項任務，因此，葡國仍處之泰然，對於各種指摘亦不提出答覆。德、意兩國也是一樣敷衍。英勞工團體乃決定申請國際勞工團體，儘早在巴黎開會，討論西國時局。同月廿六日，第二國際和工會國際的幹部，在巴黎舉行聯席會議，一致議決籲請各國勞工階級促其政府援助西班牙共和國；並更勸告各國勞工階級盡其力之所及，阻止以軍火接濟西班牙叛軍。該聯席會議的公報，對於西班牙工人保衛自由，英勇抗戰的精神，表示熱烈的同情，願以所有道德和物質的力量，為西班牙工人後盾。此外，英、法等國總工會，也均屢次要求政府取消不公平的不干涉西亂協定。凡此種種，對西班牙內戰雙方的前途上，均不無影響吧。

調整委員會的敷衍情形，遂使蘇俄更作進一層表示。十月廿三日，蘇俄駐英大使致函調委會主席潑氏，內稱「不干涉西班牙內亂協定，屢遭若干簽約國之破壞。葡國在實際上已成為接濟西班牙叛軍之根據地，西班牙合法政府則反被剝奪其向國外購買軍火以保護人民

之便利。此種破壞不干涉協定之事實，業已造成西班牙叛軍優越之地位。流弊所及，則西國內亂因以延長，犧牲人數，因以增加。似此之不干涉協定實已成一撮廢紙。蘇聯政府茲特認為蘇聯對於不干涉西班牙內亂一事所受約束，不應大於該協定之任何簽字國所受之約束。此乃明示蘇俄將不受約束，而準備自由行動。這公函披露之後，國際糾紛，更增嚴重。當時除葡、意、德三國加以痛斥外，英國的態度，也不同情蘇俄。這是因為蘇俄的意見與英政府把調整會設在倫敦，以避免西國內戰釀成國際危機的本意顯相抵觸。

蘇俄公函發表之次日，葡萄牙接着便宣佈和西班牙絕交，理由是：1. 馬德里政府曾於九月十五日照會葡國，責其不應援助叛軍，但並未附帶任何證明文件。馬德里方面不待葡政府之答覆，即行文至交涉委員會，報告此事。2. 葡國代辦會向西班牙政府抗議其私自檢查葡國外交文件之舉動，但西政府則答稱此後對於葡方外交往來文件，不復予以保障。3. 西政府搜查葡方收藏外交文件之提包。4. 葡船運送西國難民返國時，塔拉貢那地方當局曾表示仇視態度。5. 西班牙駐葡大使妄造謠言，稱彼已被禁於大使館內，形同監禁。6. 就以上各種事實而論，可見葡國萬

難再與馬德里政府維持和好關係。

上面是葡國對西絕交所提出的表面理由，但實際上最大的理由，卻是和馬德里政府絕交後，葡、意、德三國便可在短期間內，承認蒲爾哥斯的叛軍政府，因此葡、意、德三國將視國民軍為西班牙之合法政府，嗣後以軍火供給佛爾哥斯將軍，即可視為合法了。

同日倫敦方面盛傳蘇俄運大批軍火接濟西國官軍，實施其保留以軍火接濟西國官軍之權，同時英政府更致文調整會責俄違反協定。意、德兩國則在柏林談話的結果，業已決定對於西國內亂，採取共同態度，並決積極阻止他國接濟西國軍官。到了同月廿八日，果然就有一個驚人消息，謂意軍現已控制巴勒亞力斯羣島，並在該島海濱，建築防禦工程，準備於十一月初進攻巴塞洛那和東海濱各地。此外，又有意潛艇八艘漆成國民軍艦之顏色，諸艇兵士皆以西班牙叛變之水兵充之，而以意人為指揮，其目的乃欲游弋於加塔魯雅海濱，阻止彼等所不願其駛進之船隻，駛抵巴塞洛那，結果進攻巴塞洛那的計劃，雖不曾實現，但巴勒亞力斯羣島卻確被意大利佔去了。

俄、葡兩國雖有前此的宣言和行動，但十月廿八日開會時，兩國代表卻仍出席。此次會議歷六小時之久，專事考慮蘇俄責葡違反不干涉協定及葡國反責蘇俄干涉西班牙事務促成該國內戰等牒文。同時討論委員會主席潑氏所提出控制葡、西兩國港口問題。當時英、德、意都袒葡抑俄，會議並無結果。但自蘇俄提出保留自由行動後，不久，馬德里便有大批的坦克車和飛機出來作戰，致使佛蘭哥將軍屢戰屢勝的氣勢，忽然受到意外的挫折，而短期攻陷馬德里的好夢，因此也成爲幻影。而英外相艾登希望戰事早日結束，以免戰禍擴大的願望，因此也難以實現。故艾登在每次關於西班牙事件的辯論時，均有袒葡抑俄的口氣。

但打破英、法兩國那種苟安的幻想的，似乎並不是俄國的準備自由行動的表示，而是法西斯主義首創者的怒吼。十一月十一日慕沙里尼在米蘭發表的演辭中，排斥下面四事：1. 縮減軍備，2. 集體安全，3. 和平整個不可分割論，4. 國聯之復興。尤使英國感到不安的，爲慕氏關於地中海的一段話。所謂「地中海係意大利的生命線，」與「既成事實已屬無法挽回」之語，這於英、法兩國是何等的威脅。無怪英國陸軍部提出強迫軍役制，同時法國也有擬行青年義務軍訓制

的計劃。

十一月四日，調整委員會再行開會。但此次會議，除俄、意、德代表一場舌戰外，又無結果。各國依然各行其是。俄國則再進一層，與新成立的比爾保自治政府發生外交關係。這使後來北部的戰局，多少起了一些變化。

同月七八兩日間，馬德里曾被叛軍部分的佔領。如果首都馬德里失陷，則那一個將為合法政府，各國輿論，頗為紛紜。同時意、奧、匈三國在維也納會議中，已決定了應付西班牙內戰之事，並決定予叛軍政府以承認。英、法兩國鑒於法西斯集團當時的氣勢，深恐將來於彼等有極大的危害，乃更密切合作，決定縱使馬德里失陷，也不予叛軍政府以承認。這種決定對於法西斯各國，甚為失望。

十一月十日，調整會曾根據潑氏主張，擬具計畫，擬在西班牙政府軍與國民軍轄境之內，分別組織委員會，擔任監察事宜，但當時並沒有即行表決。到了十三日，調委會再作長時間之討論，才一致通過監察委員會之計劃綱要。此項委員會共設兩個，在西班牙政府軍與叛軍轄境內分

頭工作，以監察西、葡邊境及西班牙各處海口與飛機場。預計監察委員會工作人員約須一千名，而所需經費則不下一百萬鎊。對於此項決議，意政府曾有加以尊重的表示，而法白倫總理則仍堅執繼續信守不干涉協定之決心，雖然當時法國左派已有要求政府恢復對西貿易自由的表示。可是調委會雖已通過了那樣的綱領，而直到現在卻還未實行。由此看來，不干涉協定恐怕不免要變成一束廢紙。

雖然不干涉協定不能發生充分的效力，但意、葡、德、俄等國，仍不免受其牽制，牠們幫助其對手，只能用祕密的方式，而不敢肆無忌憚。馬德里的遲遲難下，官軍方面因得接濟而取反守為攻之勢，乃使叛軍方面不得不取非常的手段。十一月十七日，叛軍扣留俄國普通貨船之後，再進而通知英、法等國，擬取封鎖海口之舉。因此，英、法兩國接洽海軍合作，同時英國并通知叛軍謂英國船隻碇泊在西班牙海岸者，若遭威脅，則英國政府斷難予以容忍云。而法國方面也取同樣的態度。由於這種強硬的表示，叛軍封鎖海口之舉，遂不敢斷然進行。

此舉失敗之後，使法西斯集團方面更感不安，因此不待馬德里之陷落，而意、德兩國即於十

一月十八日同時發出承認蒲爾哥斯政府的同樣文告。德、意兩國的此一舉動，實突如其來，使英、法當局不勝驚異。但誰都知道，德、意此舉的用意，因為叛軍政府既被承認，德、意兩國的幫助叛軍，便成爲合法之舉，從此而可以公然爲所欲爲。其次叛軍政府既已成爲合法政府，則其搜查船隻的舉措，便不致於違反國際公法。但因英、法態度的漸趨強硬，而不許叛軍搜查船隻之故，叛軍依然不能有所作爲。

本來英國當局，因為海軍部方面深恐西國叛軍封鎖巴塞洛那港後，地中海上或生事變，爲避免捲入旋渦計，曾向政府當局建議承認西班牙內戰雙方爲交戰團體，並宣布英國之中立地位。嗣後法政府一再向英交涉，謂承認交戰團體之舉，不啻向德、意兩國表示讓步，法國決不贊成。艾登外相才改變態度，宣稱英國不欲以海上交戰國權利給予西班牙內戰之任何方面。同時英、法、俄等國都派遣艦隊到地中海，保護各本國商船。

就在這時，西政府停泊在加太夏那港的巡艦「塞爾凡特」號忽被國籍不明的潛艇所襲擊。這項事件的發生更給英、法、俄各國以極大的衝動。同時不干涉委員會所設小組委員會舉定

監察西班牙內戰雙方轄境內港口邊界及飛機場之計劃，當英、俄及其他數國主張立即送與馬德里及蒲爾哥斯雙方當局時，意、德、葡三國代表卻託故拒絕，這更使世界各國對於這三國的印象不佳了。

因為英、法兩國的強硬態度，叛軍政府乃在巴塞洛那港附近，劃出安全地帶，以為各中立國船舶出入及停泊之所。同時意國方面亦堅決否認牠有覬覦巴勒亞力斯羣島之意，以冀緩和英國的輿論，使其不致加入俄、法的集團。蓋當德、意兩國承認蒲爾哥斯政府的時候，西政府曾發出激昂的宣言，指責意、德兩國企圖將西班牙成為變相的殖民地，並聲稱「意國企圖將巴勒亞力斯羣島併入其帝國版圖。德國則希望在西班牙獲得本國所需之原料，俾實現其戰爭計劃。叛軍首領佛蘭哥將軍，甘心賣國，為虎作倀。共和之西班牙今已倍增其實力，足以獲勝，且能得墨西哥及蘇聯兩國之援助」云云，所以意、德等國不得對英拉攏，以免增加敵方的勢力。

西政府發出上項宣言後，又於十一月廿七日，由外長台爾伐青具名，向國聯秘書長愛文諾送一照會，申請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一條，召集行政會議，以審議「因德、意兩國，違反現行國際法，

干涉西班牙內戰，援助叛軍所引起之西班牙局勢。」照會內稱：「意大利與德國承認叛軍當局爲西班牙合法政府，此舉在實際上，乃係對於西班牙共和國之一種侵略行爲。」最後則謂「叛軍總司令佛蘭哥將軍最近決定用武力阻止政府所轄各港口之貿易自由，此舉恐亦不免引起國際糾紛」云。此一照會，實使國聯感到十分困難，但對於如此理直氣壯的請求卻又不能置之不理。當時英、法等國誠恐行政院開會時，西代表提出此問題，意大利將有退出國聯之虞，所以暗示西政府不要提出此問題。蓋英國以爲「此次內戰，純係內政問題。」而法國亦稱「國聯不應調查此事件。」但西政府這種根據盟約提出之請求，國聯卻無法加以阻止。英、法等國在國聯十二月十日開會時，爲減少會議的嚴重性起見，沒有派遣外長親自出席，故派遣外長蒞會者，只有羅西兩國。

十二月十一日，國聯舉行公開會議，當由西外長台爾伐發表長篇演說，略謂「本國政府所以向國聯提出申訴者，乃欲防止本國內戰，勿在國際上引起嚴重影響。觀於英、法兩國政府業向意、德、葡、俄四國提議停止干涉行爲，足見本國政府所爲，實具有充分理由。至就本國戰事而論，

各國雖已成立不干涉協定，但數十萬生命死於壕溝之內，仍爲法西斯空軍與外國軍火之犧牲品。至是，台爾伐育乃大聲疾呼，「慘酷之戰爭，正在進行中，而此戰爭乃係西班牙境內之國際戰爭也。」繼謂「西國叛軍自摩洛哥士著兵失利之後，乃有外國士著兵（指意、德兩國志願兵而言）前往助戰，叛軍并不惜使用毒瓦斯以殘殺官軍。叛軍他日若得勝利，則地中海、西屬巴勒亞力斯羣島以至其他海軍根據地，意、德兩國均有染指之可能。世人對於和平之維持，往往出於委曲求全。殊不知在委曲求得和平之際，城池已夷爲廢墟，死亡已盈千累萬。此種和平實無用處。台爾伐育嗣乃臚舉西國政府提出申訴之理由：1. 意、德兩國承認西班牙叛軍政府爲合法政府。2. 西國海岸政府軍所屬各港口，有被封鎖之虞。3. 國聯盟約所具之力量未能阻止侵略行爲。繼謂「今者燎原之禍日見迫近，所望於盟約者，至少能阻止戰禍之蔓延。或謂行政院召集臨時會議，將有擴大戰禍之虞，此說實不正確。故望行政院會議對於西班牙內亂問題，能有切實之建議，未可徒具初步性質，而作消極之表示。又各國所訂不干涉協定之基本原則，西國雖仍加以支持，但鑒於違約事情，不一而足，此項協定，未能生效，已屬顯然。故當務之急，乃在消弭不干涉政策之

缺陷，并嚴密實施監察辦法。但所謂監察辦法，必須真正發生效力，此則西國所企待者也。「這種理情切實的言論，本可得到一致同情。但國聯組織非常軟弱，同時各國為苟安計，又不願因此而開罪強國。故當下午繼續開會時，各國代表以為行政院之行動應非常審慎，俾不致引起新糾紛。英國代表克拉柏恩爵士，對於西外長之演說更予以駁斥。克氏承認西國內戰雙方，均受外國之援助。且深信雙方同意之監察邊境制度，業已發生效果。所有軍火進口，均受阻止。繼謂國聯行政院，由不干涉委員會之決議，已予以贊助，必能使西班牙內戰早告結束。

十二日行政院再舉行非公開會議，當時即起草關於西班牙問題之最後決議草案，內規定：

1. 西班牙政府申請開會，其理由完全正當。
2. 各國不應干涉他國之內政。
3. 援引盟約第十條，各會員國應相互尊重他國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
4. 行政院核准不干涉西班牙內亂之政策，并贊成英法調解內戰之提議。同時智利代表提議各國駐西班牙之使領人員，應均撤回一案，亦經行政院否決。國聯這種決議，完全是受了法國所表示的強硬態度的影響。因為在開會之前，法代表魏耶諾曾向報界發表談話，略謂「關於西班牙事件，法政府目前進行之目標，不外二事：不干

涉協定當繼續履行，國際監察辦法亦當增強，此其一。由關係各國出任調解，使西班牙實行停戰，此其二。魏耶諾認法國此種企圖，完全與國聯盟約精神相符合，希望國聯能予以贊助。又謂為避免國際糾紛起見，關係各國政府殊有迅速行動之必要。倘若若干國家仍以軍火及人員，接濟西班牙內戰雙方，而使世人視不干涉協定為兒戲，則列強或恐再欲重行考慮其所已採取之立場。但這項議案是否能有效實施，則全繫乎國際情勢的推移以及英國的態度。

此外，調整委員會亦仍繼續在倫敦開會。十二月二日，該會會議決委託英國向西班牙內戰雙方提出邊境與港口監察方案。德、意代表投票贊成，葡國代表卻放棄投票權。十二月四日再開會議，當時曾將各國人士志願參加西班牙內戰問題加以討論，主張禁止與反對禁止者互相舌戰，情形至為激烈。意、德、葡三國代表均主張金錢資助及精神上援助兩項問題與志願投效問題同時討論。俄、法、捷、克、瑞、典四國則以為禁止志願投效一項問題最為迫切，故申請各關係國務必阻止人民參加西國內戰。結果小組委員會未有所決議，而留待該會下次開會時繼續討論。同月八日，調整委員會所屬小組委員會擬就報告書，其內容可分為兩點：1. 各種間接干涉西班牙內

戰行爲之防止辦法。2. 各國志願兵投效西班牙及過境前往西國之禁止辦法。次日，調整委員會即開全體大會，討論此事，並將該項報告書通過。當討論該報告書時，德、意兩國代表對於以上兩項建議提出保留，謂僅能在原則上予以同意，至於具體辦法，當向各本國政府請示。德代表駐英大使里賓特羅浦并謂禁止各國志願兵赴西班牙投效一層，倘與干涉內亂之全盤問題分別辦理，則恐不能爲德政府所接受。里氏繼稱蘇聯人民現在西班牙境內者達三萬五千人以上，此外并有蘇聯軍官及軍佐多人，在西班牙擔任教官。俄代表邁斯基當即答辯，并向德、意、葡三國代表痛加指責，謂過去三月間，三國代表迭奉各本國政府訓令，務使調整委員會不能獲得實效。邁氏嗣又駁斥里賓特羅浦所稱蘇聯志願兵赴西班牙投效之謬說，并謂「德國兵士現在西國叛軍方面作戰者，爲數達六千人，均備有全副武裝。叛軍最近迭遭挫敗，大使意、德兩國深感有干涉之必要。」邁氏繼續希望意、德兩國勿太過分，否則不特難期勝利，且恐受到損失。最後邁氏謂「所謂志願兵應與國際縱隊有別，蓋國際縱隊乃係意大利、德國之政治亡命者以及法、英、比、波蘭等國人民組織而成。彼等自願前往西班牙抵抗參加叛軍方面之德、意兩國軍隊。此項軍隊，則係自

意大利，德國口岸由德、意兩國船隻裝載以赴西班牙者。」

邁斯基的話，雖不免爲其本國辯白，但他關於國際縱隊與所謂志願兵之分別，說的卻是實話。至於最近關於國際縱隊與志願兵的情形，則有如下一段消息：「據可靠方面之估計，政府軍國際縱隊中，共有法人六千人，反法西斯主義之意人六百人，反國社主義之德人一千二百人，比人八百人，波蘭人二百人。國民軍方面則有德人二萬二千人，意人一萬四千五百人，愛爾蘭法西斯黨人三百人。」（十二月八日國民電）

人員之外，還有大批飛機、大砲和坦克的接濟。整調委員會雖想盡方法，阻止各國的干涉，但各國對西班牙內亂雙方人員的遣派，軍火的接濟，迄今依舊。同時干涉西班牙內亂各國，尤其是德、意與俄各助一方，相持日增激烈，以致國際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最近德、意關係之更增密切，比國的宣布中立，俄國的逮捕德僑案，德、俄兩國當局的互相攻訐，日德協定的成立，日意協定的議訂，以及各國軍備的擴充，均使國際情勢，更形緊張。英、法等民治主義國家，鑒於此次西班牙內戰所引起法西斯集團的結成及其勢力的膨脹，深恐戰事即將發生，而演成比歐戰時更甚的慘

劇，乃一方爲自身的準備計，而實行英、法、比三國的軍事合作，以防事變於萬一；他方則由英、法共同向德、意、葡、俄建議，停止干涉行動，俾西國內戰早日結束。因此，於十二月九日晚，巴黎與倫敦當局，發出關於西班牙內戰的同樣宣言，請意、德、葡、俄四國本人道主義之精神，共同其所提建議，實現下列三個步驟：1. 列強調解。2. 兩交戰團體實行停戰。3. 由西班牙舉行公民投票。鑒於當前之國際形勢，此項提議，固爲英、法兩國必有之舉。

但此種提議，是否能得到當事雙方以及德、意、葡、俄各國的贊同，頗成疑問。據最近消息，除俄國表示贊成外，葡國則拒不接受，而德、意兩國亦以種種藉口表示不能贊同。至於當事雙方，除西政府尙無表示外，叛軍方面則已完全表示拒絕了。據叛軍某高級人員宣稱：「非俟內戰當事雙方有一方完全覆沒之後，戰事終不能停止」云。果如此言，則此次英、法停戰之議，其成功自屬甚微。同時，調整委員會海陸空監察制度案，國聯行政院本月十二日一致通過關於西班牙問題之決議案，（即1. 認定西班牙局勢，足以影響國際關係，甚或足以威脅和平，各國當嚴守不干涉他國內政之約束。2. 向出席調整委員會之國聯各會員國，建議作最大之努力以期迅速實施有效

的監察制度。3. 對於英、法兩國政府提議調解西班牙內戰一層表示同情。以及由各國協力行動，使西班牙內戰之人道化，並在內戰停止後，各國援助西班牙國內建設事業之建議，恐怕也只是畫餅而已。

第九章 結論

綜觀上述各節，則西班牙境內正在進行中的慘酷的戰爭，不但沒有及早結束的可能，而且還有擴張成爲國際戰爭的趨勢。最近十二月十二日，西政府泊在馬拉加港外的潛艇〇二號又被外國的潛艇所擊沈一事，更爲戰事擴大的推動。德等國這種肆無忌憚的破壞國際公法的行爲，和其故意對於不干涉協定屢次的違背舉動，將使英、法人士不能再忍耐而強迫其政府取有效之處置。如此則世界戰爭的爆發，將爲無可避免之事。

但這種世界戰爭並不是德、意、葡等國當局，以及佛蘭哥將軍等所謂防護最高文化與人類文明的防赤戰爭，而是民主主義集團與法西斯集團的爭鬪。當德、意、日三國的反共集團結成的時候，歐、美各國報紙都有很激烈的社評，揭穿其內幕，其中尤以瑞典京城各報說得更爲透切。牠

們譏笑所謂反共集團，「實乃實利的陣線，不過以思想的陣線作幌子而已。」瑞京日報則謂「反共陣線之組織者，係意、德、日三國，然此三國內均無共產主義宣傳之可慮，不亦異乎？即就外交而論，日本殆以爲共產主義，足以危害日本在中國之地位歟？則當知蘇俄布爾塞維克主義在中國勢力薄弱，不能立足。德、意兩國殆以爲共產主義足以危害兩國在西班牙之地位歟？則西班牙固有無政府工團主義之傾向，而非共產黨主義也。由是可見所謂反共陣線云者，貪慾無厭之國家的反俄陣線而已。其始作俑者，則爲德國。」

誠然，法西斯主義各國家所提出的各種漂亮名詞，都不外爲侵略行爲辯護主義作爲一種幌子。例如德、意、日各帝國主義者都口口聲聲說是地狹人稠，本國人口過多，須得向外發展；但一方面又極力獎勵生育，以免戰爭發生時有缺乏壯丁之虞。這種矛盾的現象，自不免生出侵略的行爲。日之強佔我東北四省，意之征掠阿比西尼亞，德之要求殖民地重行分配，即爲此種矛盾現象所發生的侵略行爲。

由於法西斯勢力的發展，遂使若干中庸國家，也不能不急起團結，以謀自衛。就現在的形勢

而論，則法西斯集團有德、意、日、奧、匈等國。而起與之對抗的反法西斯集團，則有法、俄、比及小協約諸國。此外如波蘭則與法國已經成立同盟。英國亦因此次西班牙事件而和法國發出更密切的關係，所以亦可加入這個集團。至於美國和南美若干共和國家，亦有爲這集團援護的趨勢。羅斯福總統在十二月一日泛美大會開幕時，就對贖武國家痛下針砭。而此次英、法兩國所提出對西亂的調停建議，據云亦受了美國及南美若干共和國家的暗中鼓動。則將來這兩集團如發生戰事，美國方面的態度，究利於何方，似可不用細說。

現在西亂的調解，還在努力進行中，而調解的建議，仍層出不窮。但如一檢德、意、葡等國幫助西國叛軍的動機，意國在巴勒亞力斯羣島與德國在卡那利亞斯羣島的活動情形，以及倫敦每日郵報訪員浦萊斯在羅馬、柏林兩處訪問兩國諸要人，歸納其談話而謂「意、德兩國承認西班牙叛軍政府之舉，附有一項諾言，即國民軍若有失敗之虞，則兩國當出而援助是也」的話，和法總理白倫最近宣布其外交政策時，其中所謂「法國並不怕戰爭，當須等到時候之到來，其時惟何，即本國領土受到威脅之時，或法所承認合法政府的領土受威脅之時」的宣言，則調解之無

能爲力，戰禍之不能避免，亦可推知。

但在世界第二次的惡戰時，夾在日本與俄國中間的我國，恐也難免捲入此旋渦。這時我們
究竟要走那一條路，在這大難臨頭的當兒，似不可不早爲決定。

中等學校之優良課外讀物

時代叢書

本局對於近年來國際間已過去的或正在發生的重大問題，均隨時有專門的著作或翻譯刊行，務使每一問題均有忠實詳細的敘述，以滿足國內讀者的需要。本叢書不定冊數，儘量收容國際間政治、經濟、文化等重要專著。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

亨杜斯著 陳樂橋譯 一冊 實價五角

德國國社黨黨綱

非德魯著 謝公安譯 一冊 實價四角

國社黨的法律

我妻榮等著 葉翔之譯 一冊 九角五分

日本政治機構

朱程樓與邦編譯 一冊 實價三角

非常時日本之國防經濟

森武夫著 張白衣譯 一冊 實價六角

日本現代政治制度

鍾榮著 編者 一冊 實價六角

阿比西尼亞國

吳道存謝德風編 一冊 實價三角

弱小民族與國際

張蔭融編著 一冊 實價一元

世界集團經濟論

沈鍾靈編著 一冊 實價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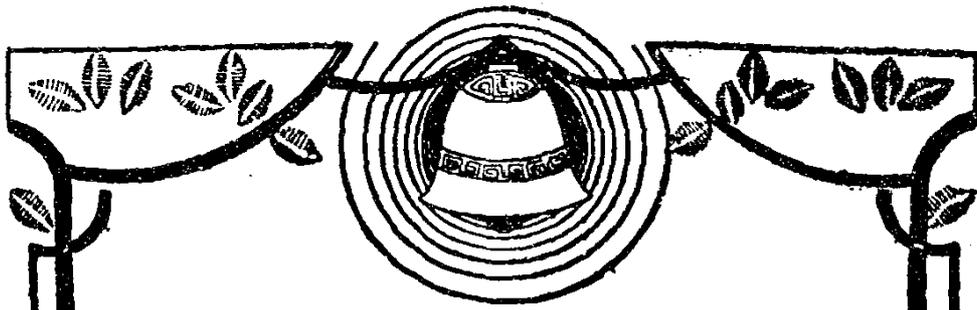
倫敦海軍會議

周兆琦著 一角五分

民族主義原論

袁樂裕著 實價七角

上海四馬路 南京路 中正書局



版權
所必
究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西班牙動亂與國際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

編著者 姚千里

發行人 吳秉常

南京河北路本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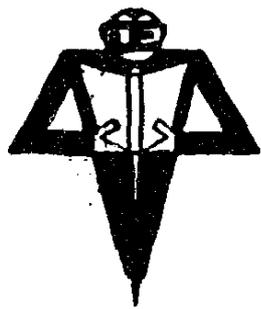
印刷所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發行所 正中書局

上海福州路
南京太平路

(737)



特價
35元 (1)